

夷
困
文
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既刻偶翁所撰管天筆記外編矣乃者馮君孟顛郵寄夷困文編見際則鈔自孫君翔熊蝸寄廬者所謂容涪三年一年作吏兩年蒙難離涪後五年丐者索廢楮和蜃炭始發舊篋得稟閱之情事宛然者也偶翁始以教授起家既改官縣令擢知涪州所至以清廉自矢而賦性剛直卒以忤上官獲譴自分明夷之困所以自待者不可謂不厚既罷歸年逾七十矣猶執贄戴山之門余纔讀其示兒言詩前序云外孫鯉兒尙稚見余衣敝

夷困文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問何不新製余戲云無錢對云翁曾做官何云無錢問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爲民豈爲錢邪而今以後錢爲官業習尙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而世安得治也余觀此未嘗不慨然深念叔季世事之不可爲其大患固在是已且古今一轍安得如偶翁者千百輩一振廉碣哉臬堂傳其學行甚詳謝山加服膺焉此編蓋翁所不欲存嘗有錄而別存之藁然自首卷至四卷無往而不可見其剛直嘯強之神氣則亦古之遺直也論史論學之言尤多精卓足祛迷惑所謂學人之文誠不當以詩

人名也嗚乎直道不容于此已久窺老一官終以罪廢
八十之年汨身乘潮而遠遁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
而已反不祈死庶幾猶見中興終乃以杜詩當首陽之
薇則其蜷伏海溼頽然一老而胸中之氣未嘗不貫達
長虹也讀斯編者以與臬堂謝山所錄詩相印證之卽
亦能得翁之詳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後學張
壽鏞

夷困文編緣起

夷困篇有刻矣刻治之詩也命名之意詩已揭之篇端
茲編文也刻之非初意也蓋文主脩辭而辭不得不工
槐野五易稿圭峯數暝去業圖不朽者其鄭重若是賤
子名微才薄奚不朽之圖而偶有纂結亦費推敲非薦
奇賈勝也辭者意之華也意期于鬯愜自不能草草出
手也客治三年一年作吏遭時險難不暇脩辭兩年蒙
難句臆約結無意脩辭所事濇削不過明神之禱籲上
臺之賤疏與儕輩之簡牘無關於脩辭者信手疾書意

夷困文編緣起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詞止隨付小史已脫之稟槩投敝簾任其飽蠹已耳
意與偶會閒有愜心業已錄而別存無幾也離治來勿
勿五改歲往事已付夢幻適坊者索廢楮和蠶炭始發
舊簾得彙閱之三年情事宛然如昨夫拮据于衣襖而
轉報以含沙影響于鬼車而奏成于市虎使孤竹蒙竊
鉤之謗曾與坐殺人之律痛定思痛能無愴然冤有辯
矣引事證明最爲切核然不能及遠身且度之高閣况
它人乎茲彙雖率爾得之猶堪隸脩辭之末惠徼通人
之一盼而心跡了然矣用是拾已棄之核汰七存三稍

加詮次仍付梓人得與詩參觀知余受枉至此然不足怪也昔薛文清先生爲大理失歡宦豎迎合者因其辯釋冤婦誣以弼獄非闖僕之悲誠無生理矣文清何等人品大廷定有公論讞者豈無良心心覆于媚竈而堂堂都憲貽笑闖奴違顧惋青史累子孫哉于忠肅撫山西參議劉孔宗律已過嚴流輩寡合羣小誣以贓污累及妻子公至始白之劉參議恆有而于巡撫不恆有余敢求多于今之人耶故操脩在我不疚實難溪弩沙蝨何地無之安得偶徼天幸而侈譚保身之哲也寓縣大

矣世路險矣豈無同我之遭而鬱伊靡控試展此編能無把玩咨嗟潸然淚下有此一人便堪寢恨故蝨腹中物剖而出之未爲不可非謂文足傳也雖然脩辭以立誠也信心信手情眞事眞所乏非誠也誠立而辭爲贖技矣若必以脩辭繩之終當索此於醬瓿之上耳壬午歲中秋日王嗣奭題

夷困文編總目

卷一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流氓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歃血定盟

祈雨告城隍文 不雨再禱城隍文

躬赴龍洞毛家泉雲龍請水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籲免詞徧告神廟揭諸通衢

夷困文編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聽勘回拜酬關帝

卷二

箋疏

候川南巡道澹修朱尊

稟畱守道周尊家眷

答稟韓郡尊

附 韓郡尊原書

附 周道尊回書

辨謗稟韓府尊

上劉蓼生撫臺

上韓府尊

上守道周尊 上川南道朱尊

再上韓中虛郡尊

上周道尊 上巡道陶尊

上周道尊 投黨按院訴詞

候審稟揭 臨審再稟揭

上金節庵刑尊 稟施四明泉尊

卷三

東牘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東園文編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陵東向六神兵部

答陸寶符年丈 答張百里孝廉

大計寄馮鄴仙給諫

寄高荊州象先 寄候向六神海憲

復瞿給諫 寄馮畱仙

寄馮鄴仙 寄周衷玄

寄馮凌霄親家 諭阻酉陽司發兵

答邑梅司楊光斗

答楊土司討馬 寄馮凌霄親家

上倪禹同司徒書二首

寄江鄴都

寄新涪牧夏公

寄高荊州

卷四

東顧

與沈焦螟學正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與張百里孝廉

答張南川玄仗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又謝惠龍眼

答文受之

東園文編

總目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柬受之

與張海曙

答聞長吉

答葛無懷年兄

答李公起

答王抱一

寄馮凌霄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寄謝袁在周

與陳賓日侍御

四六啓

迎候江鄴都署篆

江碧漢請啓

元夕邀夏四雲啓

祭文

祭季兒道琴文 贈孺人顯妣忌日祭文
借張學涵祭向葵庵封君文

卷五

序引

梅園集序

幽貞廬詩集序

赴公錄序

捐助籍引首

太平廣記鈔引

涉川吟序 存目

鐵匱篇序 存目

夷困文序 存目

論

夷困文編 總目

四四明叢書

翼儒五論

從祀三首闕異正學各一首

約闕刊本

辯惑論

韓淮陰論

四皓論

卷六

辯枉

柳下惠

仲弓

樊遲

冉求

張子房

蕭何

周勃

賈生

漢四科取士

漢武帝

卜式

公孫弘

揚子雲

馬伏波

黨錮諸賢

陶元亮

三則

王仲淹

徐敬業

駱賓王附

盧懷慎

李北海

韓退之

鄭薰

李長吉外兄

程伊川

楊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東園文編總目

五朝明教書

約園刊本

陳無己

王陽明

二則

題跋

讀周禮

讀太平廣記

書冤辨後

雜記

韓良胤

胡遵道

庖人

司差附

夷困文編卷一

明鄞王嗣爽右仲撰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卽用之永福縣者略改數字

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事神匪他總以爲民民有便利官
必興之興之不能神其成之民有冤抑官必直之直之
不能神其靖之民有蠹賊官必除之除之不能神其誅
之民有災害官必捍之捍之不能神其贊之官之與神
陰陽表裏官必勤民民安神喜官如不戒淫于貨賄瘠
人自肥妨人自利謬迷曲直顛倒是非寬縱勢豪魚肉
焚燹有一于茲職溺謗興縱剗羊豕馨香不登馨香不
登神必怒我神其降罰戒後來者服官之初虔與神誓
我詞不文我心不貳下車一誓萬姓共知其敢愆數更
召人非

流賊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歃血定盟

涪州知州王某爲盟結眾心協力拒守其保無虞事某
自揣譴庸無他伎倆唯是潔己愛民自盟有素卽今流
賊披猖以城爲守不若恃眾爲守而合離萃渙責在州

官之一身某濫官而土將半載矣當其無事所不壹意
爲民而爲自潤計者明神殛之茲當有警所不效死以
守而爲自全計者明神殛之生爲涪官死爲涪鬼五內
銘鑄止此而已昨見三街各保舉義集兵私心壯之先
聲布聞賊心自懾而無藉棍徒訛言恐嚇致閭里愚民
抱頭競竄假使衣冠中人尤而效之大事去矣不知自
舍安宅暴露荒野流賊未至盜劫在傍眯目睫而投禍
羅智者不爲也州官與爾輩誼關一體敢不剖心以告
併與爾悉心以圖爲此號召本州諸鄉紳衿士與義兵

頭目素以忠義自許豪傑自命者偕某齊赴關帝廟歆
血訂盟聯絡保甲整備器械併心協力效死堅守以扞
衛疆圉保全率家萬一危急寧爲忠義鬼期以畱名百
世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死盜死兵覆宗絕祀赫赫在上
我言不食毋作神羞特諭

不佞被劾本州文孝廉可茹素以學行稱爰賦二詩
過唁歎詔久之作而曰茹非詭侯也詭世也以侯之
廉靜豈弟而不免今之仕者豈不難哉姑無論操行
流賊報警非侯力砥涪且陸沈而下石者已伺其後

不知伊人從何下手不佞笑曰此前輩未涉世之言也世路險巇羊腸尚夷某本騫拙不設機關不習容悅不解彌縫直任樸心踴躍而往官其及也孝廉復歎詫已而曰侯本清真寧戀雞肋所恨者治之荒鄙不能長有仁侯而姑爲部民弗克代陳肺石每誦下車一誓禦寇一盟以剖侯心有餘矣請序而梓之聊以抒私心之鬱陶而萬一于芻蕘之詢耳某辭之不得而孝廉之高誼不可泯也述書于末簡

祈雨告城隍文

東園文編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本在民民天在食穀不熟而民無食矣食不足而民無天矣民既失天邦亦失恃某等官于茲土者又將安恃也自春來雨暘以時早禾頗熟今茲夏杪不雨半月矣山田龜坼晚禾焦槁農家樹藝早三晚七早禾雖熟僅給朝飢晚禾全收始得衙飽今日之旱固一歲豐儉之關亦萬靈休戚之關也況民疲已極征賦繁重而養兵責之轉輸責之荷受責之震之以流賊擾之以土兵奄奄氣息莫可支持所望嘉穀時熟續此殘喘而旱魃乘之更何以堪上帝好生而絕民之生乎必不忍也某

忝爲州牧州民所寄命而轉寄州民以爲命當此旱暵
患在剝膚用是率州之僚屬與其父老子弟齋心空首
請命于明神所願力挽玄穹早施甘澍活此嘉生則守
土之官亦藉餘潤獲偕邦民共保無虞所徵福于民神
寧有既耶有赫靈聰默垂聽幾回天造命如鼓應桴某
與寮屬蒸藜胥有厚望焉彙括羣情奉申虔禱敢告

不雨再禱城隍文

陽有官陰有神相爲表裏者也官之所守潔己愛民神
之所司禦災捍患某之牧似涪者幾一載矣若己不務

夷困文編卷一

四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潔民不務愛則官不職不職之官願領神之罰若有災
不禦有患不捍則神不靈不靈之神而官則朔望拜謁
之民則香火供奉之又何爲耶想神亦不屑以不靈自
居也今亢旱者將一月矣雲龍不應請水不應田禾焦
枯無食無天官民徬徨靡所控訴神如有靈則涪官之
齋懇涪民之苦情亦應轉達于上帝矣帝德好生其心
可轉江湖雖封有籥可開必不忍捐民命于一擲也今
已屆秋昕夕卽雨猶得薄收今復不雨則民將畢命官
將何以爲民牧而神亦何以當民奉耶意迫詞切不知

所裁維神鑒觀早施甘澍下情不勝惶迫翹跂之至

躬赴龍洞毛家泉雲龍請水

恭惟明神鍾山川之靈氣萃黎庶之瞻依所恃驅魃施霖胼蠶相答沾濟羣命贊襄司牧陰功顯蹟映炤來茲斯足貴也知州東海登儒西溯瞿塘代匱州守明神在望而未及以姓名通維是山川深阻馬跡不經茲且不辭跋涉有求于明神矣自揣生平兢兢好修服官以來不敢欺天不敢欺人不敢自欺想亦明神之所冥察也操是爲圭以自通知必明神之所不拒也知州灑瀝心

血杼謔薦信明神誠垂聽焉知州忝爲民牧固民所寄命而官寄命于民官與民又寄命于神休戚相關疴瘵相屬不分爲兩今自夏徂秋驕陽熾烈田禾焦槁登場失望填壑是虞知州率其僚屬齋心步禱祭幣走望不遺餘力矣竟無一應夙夜徬徨計無所出於是披箚絙棘奔走于明神而請命焉神將何以應之涪之民困已極矣震之以流賊急之以催科擾之以轉運耗之以餉兵髓竭皮空莫必其命而復以旱荒迫之必死之地神可坐視而不恤乎有其恤之而烏得不雨知州體病足

蹇踰嶺涉溪勤恤民隱不顧軀命而遠叩明神謂人力之所窮神靈之所裕也其可憊置而不酬乎有其酬之而烏得不雨知州爲民謀也抑且爲神謀若官懇而不酬人且謂神無靈民困而弗恤人且謂神無能夫神之靈神之能久已著于茲土矣而一旦被此名也誰能爲神甘之庸得舍垢忍恥而不一洒乎有其洒之而烏得不雨若曰此天帝司之則何用神爲民籲官官籲神神籲天展轉哀籲天心無不可回天澤無不可丐是亦明神所以自爲而官與民食其餘委者也所願一運神力大霈甘露百禱回生民命有寄不負知州之惓惓則神功章灼而瞻依者不翅涪州之黎庶而已謹告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某今告辭回治矣昨之遠來豈以爲民爲民請雨期在必許而今日之民以雨爲命是萬民之命在神之掌握中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乃神之能事而忍于掉臂不顧耶民命阡危而不以告于神司牧者之罪也業已走告而民仍不能保其命則司牧者不任受罪矣民命危于蹈火我心棘于救焚而臨發躊躇再行申訂三日爲

期三日不雨某將懇于上帝上帝好生而究詰倍民之所繇以失生將罪有所歸矣抑不知神將何辭以解也登途若結身去心留有赫神靈尙圖有以慰我唐突死罪

歸之次日大雨雖旱久未能沾足而晚禾遂不失收神之貺也越兩晨而被劾解綬矣遂虛酬答我心缺然

顛冤詞徧告神廟揭諸通衢

知涪州事某爲顛白奇冤事某鄞人也素性淡泊取子

不苟人仕來砥操愈嚴向嘗兩任劇邑盟神受事初終不渝去秋抵涪矢誓如昨服官一載舉一念行一事入一錢有不可使神知者乎實心爲民不貪不酷州人知之神有不知乎今忽絀議反覆思維獨糧羨初已盡革猶存五分則緣吏書與里排粟畱畱非以貪而以充公費非以自潤也此不得已之心不可以質明神乎然以功令律之則罪也此私心不能自慊者也外此無復可指者矣反覆思維不能得其故矣前日集諸衙役而質之舌擣而不下又質之州人亦舌擣而不下忽一人踉

而前日頗聞之道路矣以撮提追人私債一也謂州人助餉爲加派二也取行不給價三也此得之傳聞餘不知也問曰有事實乎曰無之捏無爲有者聞州棍爲之不敢言也此州民所大不平者也其然耶否耶卽以斯言與神質之兵興需餉甚急二千石之碾米撮提而始完又前年錢糧長冒三千有奇道尊立限于撫臺刻期起解亦用撮提謂以撮提追私債冤乎不冤乎上臺有助餉之文鄉紳居一某親叩之不應而州民倡義願助諸生亦有數人共得米二百餘石此急公義舉而坐以

加派冤乎不冤乎某在任暮年所需不過米薪菜肉等率用平價見買謂不給價冤乎不冤乎其是與否未敢盡信所可自信者原不爲惡有惡卽冤也原不貪贓有贓卽冤也在任日淺而流賊旱災停征止訟居其大半所入無幾而費出甚多囊橐枵然追贓何措一官固屬長物八口必致流離束髮受書一生砥厲如此結局天道謂何若前所陳之冤果係自取又敢欺神神其立殛以昭天罰如其不欺鑿此冤憤霜應夏飛鬼應夜哭伏乞明神大顯威靈啓問官之聰聽無疑眩于諭訛剖證

佐之真心毋遷就于刑鞫褫奸民之讒媿毋肆逞于誣
汚阜白得分沈冤得雪神之靈也某之幸也如其不然
髓竭囊空長途奔走饑勞憂抑難保不死死當訴上帝
以求直尙乞明神爲之證而窮詰顛末昭彰公道豈甘
以皓白之身終于黯黹哉瀝血陳詞仰祈昭格

時刊板用黃紙刷印焚之祠廟榜之坊村赴勘成都
逢廟卽焚逢鎮卽揭初至重慶呈諸韓太尊太尊慰
之曰公之冤誰不知之公道自不容泯而激之反爲
不妙因而中止然覺啓于閻道尊之家眷某尙不知
而太尊必知之相慰之言繇今思之恐未必真相愛
也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恭維天帝義勇格天威靈震地明並日月旁燭幽遐而
維此涪也人情險仄人口囂譁有車載鬼無影含沙使
烏鴆亂其黔白薰蕕殺其香臭夷蹠倒其汗潔胥齟錯
其忠邪人在塵中涇渭莫辨而帝居天界毫髮不差抑
且馘邪佑正伸冤直枉整頓萬靈翊襄造化此億兆所
以瞻仰聖代所以褒嘉者也嗣爽叨任州牧日乾夕惕

不貪不酷以臨民任怨任勞以營職至于行不違心財無苟得此又平日之操修期沒齒而不易可冥對于神明而亮天帝之所陰騭顧以口無甘舌身無媚骨執法而拂宵人之心認真而來蠱尾之螫上臺誤聽首蒙參劾奉旨發勘禍不可測天耶帝耶夫誰使我至斯極也天道安在公道安在此冤此情傳之千萬人聞之千百世有不爲我流涕長太息者耶茲將赴審誰爲剖析獨念平生心事對天帝而無慙故今日冤情叩天帝而求直帝耶天耶試垂鑒別此無妄之災耶抑自作之孽言

果不欺願垂拯挈俾臨審之時問官之聰明洞開證佐之良心盡豁鬼蜮之魄潛褫讒誣之舌陰拔慈祥之牧免陷于萋萋而皓白之身不蒙其污鱗傳之千萬人聞之千百世謂鏡增瑩于屢磨月留輝于既缺此天帝之所以扶正氣表公道人心以之不死而天柱以之不折者也何論余小子之眇末而已耶舟將解維拜贈瀝血憑仗明威陰扶顯雪言旋之日當薦牲醴之芹誠以報帝君之隆烈

吏之被劾而赴勸于臬司也嘗陳詞于天帝之前所冀
開問官之聰聽啓證佐之良心俾皓白之身不蒙熅燬
而今已矣彼蒼者天有不可得而問者矣問官卽不乏
于聰有不敢瑩其聽者況其未必聰也證佐卽未泯其
良有不容剖其心者況其未必良也天帝其察之何哉
大氏州縣之官提衡其廉貪在上而洞晰其廉貪在民
是是非非民論綦公上常取衷焉而天下常恃命焉上
之是非與民合則治違則否治否關氣運者也則是非
之合違亦氣運司之而氣運適遭其窮天帝亦且柰之

何哉卽天帝之義勇格天精忠貫日际操權狐鼠耳翦
魏吞吳發蒙振落耳戮力殫瘁而齎志以歿且又不良
于歿也則帝之天亦有不可問者矣而何有于么疇小
子總之帝卽天也天之尊誰敢與抗而當其未定也人
能勝之而人終不能勝已定之天天訕帝于一時而信
帝於萬古日炤月臨皆帝光晶風霆流行皆帝歎呼氣
塞兩間神攝百靈大英雄以生死爲且暮萬期爲須臾
彼操權輦電光石火渠略蚘螻於天帝何有哉今吏素
寶不貪而劾之以貪列款十三無不虛也而一經問官

之手無不實也上之人轉屬而下曰制命在我夫誰敢
違期合我不期合下民之公也下之人轉屬而上曰命
有所制予曷敢違期自免不期免庶人之議也日月麗
天幽隱待炤氛霾翳結白晝冥迷此乾坤何等時耶而
爽何暇爲此身悲也茲且不日回奏廟堂之上眞以爽
爲貪人矣鍛鍊周內無平反之寶矣然州中婦孺知爽
無貪行也天帝在上知爽無貪心也幽與明對則帝得
半下與上對則下又得半得半又有源之水雖壅必達
必問也失半之半則未定之天也半則已定之天也不
有根之木雖摧必滋爽之好修九死靡悔誰能禁余之
終不曰耶此天帝之默司其契而爽竊引之以自寬者
也所苦者賊多而不能卽完疏上而未必卽下骨枯莫
肉途窮難返所冀天帝之終相之俾早歸骨于東土則
天帝之惠我不淺也赫赫在上耿耿在下瀝血抒情仰
希昭格尙享

夷困文編卷二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箋疏

候川南巡道澹修朱尊

名本吳同鄉薦

恭唯台臺鋒當八面望重一時在川爲舟處堂爲棟行將陟廊廟而表旂常幸附光塵可勝榮慰邠州某以極謫庸之才當極衝疲極廢墜極煩苦之地飢不遑食勞不暇息丙夜而睡見星而起猶恐不給吏習貪而不畏法民習頑而不畏官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旣懷稅駕之

夷困文編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憂更切傷生之懼矣某雖不才竊抱微尚謂天限人通窮不限人樹立一官半職俱堪自見匪玉是寶不貪爲寶然賦性擁腫不與世諧鍛羽去猶宦情頓冷直以明發繫念再撥寒灰刻厲彈丸得恩沾黃壤於私願不翅足矣拮据五載量移涪陵本應謝去而夙聞山水之奇更荷軒轅之藉遂棹舴舻而西葉灘破舟瞿塘截纜不埋魚腹天幸爲多及抵涪而不意其蔽壤若斯極也循舊轍則喪故吾改新絃又招眾怨如傳馬棧眾木皆曲而直木難施可奈何哉幸逢本道周尊明爽溫和臭味

頗洽而涪以積敝之餘病在膏肓鍼砭鮮效恐終當投石而走耳所冀台臺賜之鞭策借以齒牙免致墮落則恩同再造鐫感罔極某白履任來時作二天之想而逐逐牛馬走屢濡削而屢閣筆也隙駒亡賴月已再圓始庀芹儀少將葵嚮儻垂鑒茹曷任龍光

稟留守道周尊家眷

卑州狼劣遭茲奇警晝不遑食宵不遑寐問候闕疏罪在不貲乃太夫人抱疴府官聞之而卑州未知贖贖一至是乎今晨本府忽駕艦到州奉迎寶眷俾太夫人便

夷南編卷二

二四冊藏書
約園刊本

于就醫安敢不遵然卑州竊有過慮夔府破後警報沓至州民盡聳各率女婦逃匿深山禁之不止況又以疑事促之乎竊謂民心一搖城不可守且慮不在賊如前年奢酋之變奢賊不來而州棍倡亂劫車劫囚覆車不遠卑州前日已撰文諭眾士大夫耆老並集關祠歃血訂盟誓以死守本州練有鄉兵千餘而三街士民各糾義社丁壯畢出與鄉兵合併團練約有三千又有馬兵偵陸舟兵哨水僧兵守關登高瞭望各鄉隘俱選豪民給把總帖集鄉民拒守軍容可觀似有固志州城三面

臨江陸路巉險賊難飛渡地方斷可無虞今若大人方率兵督戰而家眷一行州民必謂勢不可支望風瓦解轉思奔竄所云疑事促之者此也民心如水搖之易定之難豈但州民將川東盡震而三軍之氣不戰而索矣雖移家意出府官而老大人能家置喙乎萬不得已故冒鉞而陳詞不欲太夫人先去以爲民望亦不欲以州官之失事貽累于老大人也況醫人在府一召卽至乃屈一節鎖之母夫人逆流走數百里而就醫亦覺非體故斗膽上懇乞權事情之輕重酌利害之究竟立諭府

夷園文編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役駕舟而回併示以賊不足慮民不必恐州民安則太夫人安太夫人安則地方安老大人亦安而卑州藉其餘庇亦得無蹈于危此事機之間不容髮者也情迫詞懇死罪死罪

答稟韓郡尊

周太夫人之病大抵託辭也卑州何以不知周老大人之母猶吾母也流賊報急而移置安所下屬寧無是心然於地方關繫甚大蓋州民畏賊聞風競逃至有士夫亦同鼠竄卑州爲地方慮前日招集州中父老子弟大

會于關帝祠諭以大義聯以至情歃血誓死以守誓神
之交有曰生爲涪官死爲涪鬼靡有貳志有渝此盟明
神極之於是練有鄉兵之外三街士民各起義兵水有
哨兵陸有馬兵關有僧兵四鄉之豪各衛其境州城環
江賊不能舟必難飛渡料可無虞周老大人正與賊相
拒而家眷一行民必搖心而盜乘之起劫帑劫獄勢所
必至奢賊之亂已示前車萬一有之誰任其咎州民之
心近日始定昨聞移家之舟一到而驚相傳語復起危
疑卑州立刻具稟周老大人而懇其卽發諭留家已命

夷園文編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明太

拽船回矣此舉周老大人必不喜然守土之官地方爲
重何暇自顧其身卽以此獲罪所不辭也後日周老大
人道及乞老大人委曲明其萬不獲已之意懇懇

附 韓郡尊原書 名謙蘭州人

偶聞周老大人尊堂抱恙當此心事不快之日兼以二
豎爲祟老年其何能堪遣役迎就醫藥此出自不佞意
周老大人毫末一言及也至勦賊事撫臺鎮臺初二日
可到府有將有兵又有指授巡道陶老大人於初一日
提兵至忠州小醜翦滅當自不遠唯門下加意料理防

禦祝祝

附 周道尊回書

與門下共守涪者不佞也去將安之不佞身在行閒臥
戈枕甲而家眷乃舍駐劄衙門他往有此理乎昨重慶
差人來致此意不佞已差夏之斌付劔一口與掌號官
令其但有一人走出川堂一步者卽斬首報矣望門下
卽以此意併取呂掌號諭帖傳諭士民令其安心生理
不佞招募之兵萬餘而石砭併總鎮兵亦萬餘必期滅
此賊唯門下鼓舞義兵消弭內變可耳府舟併望卽刻
催令拽回毋得久留致滋他費囑囑

東園文編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書至卽就呂掌號問付劔諭帖答云無有豈有而隱
之耶然掌號早已艤船河下以待不虞萬一有變安
能禁衙內人不出亦安可禁其出也涪鄉多盜而獄
多盜囚聲息相應兼俗多登壇邪教前已釀亂幾成
而弭今賊破夔府蹂雲陽抵萬窺忠涪民震驚亂介
呼吸而幸保無事則道尊家眷不行之力也道尊若
從地方起見宜深嘉此舉而反銜之且擠之何耶雖
然使地方失事謫戍豈畢其辜語曰擇禍莫若輕則

此舉未爲失算也噫

辨謗稟韓府尊

賊氛甚惡川東盡聳重荷老大人英猷坐鎮殫力經營
四封之內似可無虞而大廈之岽嶮遠矣卑職自分綿
力昕夕拮据唯是祇奉明命罔敢隕越忽蒙鈞票督過
森嚴不覺心寒魄飛顧此中情事紆迴尙咨剖心自列
伏冀台慈俯垂炤鑒卑職某平生頗知嚮往匪但不敢
欺人抑且不敢自欺及爲州縣吏期以實心行實政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庶幾古之循吏而施之今日行之涪

州則有大相刺戾者蓋涪當孔道上臺承差往來如織
多借事干求簸搖唇舌至有奉檄下州氣驕欲奢多端
需索一不愜意便施燕螫而卑州素性木強非法之求
槩不肯應蓋不能善事左右而毀言日至自昔然矣向
奉上台搨助明文竊計州異于縣須得米四百方可報
命州官躬助百石而林紳粟監勸之或可得三百卑職
先發贖銀五十兩買米于李渡一面削贖傳告鄉紳隨
往躬懇靡以升斗應者謂有懲于耆酋時事云里排聞
子爲職不平聚而誚語有包萬象者率眾具呈謂子弟

衛父兄正在此時民等爲倡共勸細戶畝輸三合三百石可立辦請設舟河濱待民等之自輸卑州喜其尙義艤船河下四日聞得米二百而輸者不絕也恐稽時日卽輟自捐之百石具文遵解萬縣順流而下次日到矣及文投守道尊而改撥梁山交收路須遵陸相距一百五十里山徑崎曲不能空手以運解書張應斗回州稟狀卑州計無所出卽召庫吏預支薪俸銀五十兩給令雇夫轉運應斗乃稱不足用而諸里排又慨稟父母官清苦安能更費多貲民等願起家丁併地方夫幫運時

以上司兵奉調將到刷船以待乏舟載夫又以農事將興職亦不欲煩夫遠行卽將前銀五十兩面同里長付應斗令往萬縣雇夫以去初未逆知其有別情也乃應斗終慮夫價不敷與眾里酌議于應往之夫量貼腳價每名銀一錢人亦樂從後職聞之念軍餉方急腳價又非強民期事早終姑聽不禁誰想道差與本府守催之差借私折夫價以爲罪案鎖應斗至河船嚇以解道解府隨有州中黨棍席廷顯等爲之講解勒去銀二十七兩得釋而夫價幾盡矣卑州望納米迴批方以日爲歲

而又有意外紛拏聞之大駭卽召催差頗行詰問語亦
微慙終以投鼠之忌不敢上聞而此輩懼有後言遂爲
先發制人之計不知其對老大人竟作何語致老大人
震電馮怒至此也若論其事則前言盡之矣戶書私折
夫價而官不之禁不爲無罪若究其情尙似可原也然
卑州信心行之無所顧慮應斗州人習知土俗薄惡而
鹵莽作事致茲多口罪可逃乎第緣解糴未回卽往行
提恐誤公事乞候其回日鎖解台臺審鞠究罪然卑州
私竊揆忖卽應斗之折價原非爲私似亦可從末減則
明鑿高懸非卑州所敢預也下屬之事長上猶子事父
父有讎怒子不剖心析肝自引罪戾而飾以虛詞豈不
獲罪于天乎卽今所陳如有一字之虛亦天之所殛也
伏冀台慈霽威垂鑒俾下屬可圖後效而風雷卽爲雨
露矣

上劉蓼生撫臺

恭唯老大人節鉞所臨威靈旁邕小醜翦滅萬姓安枕
業已奏膚功而承天寵矣卽涪州彈丸藉光福曜賊燹
自消然地當孔道供億紛繁助餉幫運民亦勞止極力

拮据頗覺有緒練兵可用運米告完而所最苦者地當
酉陽邑梅平茶石耶四司之衝流賊之亂巡道首調石
耶邑梅二司而酉陽自願出兵報效老人許之然司
兵未出而賊散賊散而司兵又至近奉本院之命並阻
止之命到時石耶併平茶白至之兵已給米過至鄂忠
而阻之無及邑梅兵阻之不止今已至涪旣不容其前
進又不能遣之卽回嗷嗷索糧斷難空返又聞酉陽之
兵亦不聽阻目下到矣而石耶平茶又將自忠州返四
司之兵非我族類聚處一涪何以堪之夷性難馴而情

事又異如酉陽原奉有本院每兵計往回到司日期扣
算支給二分之文而邑梅之望甚奢今方具文請奪至
如石耶管兵官少年頗奉法前聞在忠州業已領餉百
金無言今見酉陽邑梅多索恐兵人亦復生情不肯去
此須大費調停大抵宜稍從優厚以慰其意不然恐其
相爭相軋相妬相仇大爲地方之害而激成意外之變
也又酉陽之給憲檄原取之本州前日將解府驛傳銀
七百併稅銀三百餘留以應急近說不來二項銀業已
解發而不想其竟來則無米難炊一苦也卽設處以給

之而三司兵士眈眈其目恐致劊牙又一苦也諸艱蝟
集擺脫綦難須事事稟自上裁庶得有辭不然人情難
調夷情更難調雖奉有權宜從事之文而此事斷難權
宜者也事急途遙往回便踰半月涪之官民俱在阱中
伏乞速賜救援下情無任激切之至

上韓府尊

綦維老大人練兵轉餉措處有方故渝屬二十州縣皆
免賊燹而安堵無虞誰敢忘衽席之自耶今流賊業已
遠遁而餘毒獨結于涪涪當各土司出兵之衝酉陽石

夷園文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邑梅俱奉院道之調兵未至而賊已散賊散而兵又
至初則調之既則止之調而復止勢所難行前日止兵
之文到涪而石耶兵已過邑梅酉陽兵未至梅酉之兵
阻之不止而抵于涪石耶之兵阻之雖止而返于涪又
平茶之兵不調而來既過而回亦止于涪燬此數千豺
狼于叢爾之涪能免其搏噬乎况統率不同情性又異
罪愆易卸約束難施而四司之情事又異酉陽奉撫臺
之命領糧于涪邑耶奉巡道之命領糧本府此初行也
今酉陽尙有撫臺扣日給銀二分之文而石耶邑梅巡

道尊並給犒四十兩給餉一百兩止矣石耶似肯受命而邑梅攜家以來其望甚奢其兵甚橫業已詳報院道往回須二十日目下居民遭其搶擄多閉門匿去矣日後更當何如平茶兵今日已至酉陽三日後亦至各司齊到事勢又當何如兼以州帑罄懸前日請命暫留傳銀以應急後謂酉陽兵不來矣故傳銀隨即發解而酉陽兵又至安能空手以應也目下光景大費調停而又未易調停請問老大人何以策之俾眾豺狼弭耳而去耶

上守道周尊

老大人運籌決策東川蕩平萬靈手額望榮戟之回鎮也尊太夫人偶爾違和不聞于外初二日傳諭設醮始知而龐醫調治隨即報愈不煩台念卑州拮据餉運幸告竣矣今所最苦在于土司而石耶平茶兵今去矣酉陽則兵回而帥留爲之請餉亦易完局馱邑梅司楊光斗攜孥以來其人狡猾其兵最多其道頗遠其望甚奢阻之不同意多怨望語多要挾不得已爲之請糧而都臺建牙遠隔千里往來費日司兵宿食于兩街居民十

餘日矣民已告困而兵稱不飽又宣言城內居民何以獨享其安時入城索酒食攫貨物初三日分把五門禁人薪水兵民鬩于北城一兵詐死圖賴而眾兵競譁幾成大變卑州亟拜楊帥促令禁止且懲其一二始定而司兵狡悍者結黨搶掠于山鄉鄉民聞聲膽落卑州諭令嚴禁而本土奸民隨有盜取田野之物被追則曰我司兵也相格致傷楊帥聞之遂執詞謂鄉民作慝而被我以不美之名犯者云是皮家奴其主皮生宦族富饒楊帥勒索餉兵銀米以百計相持不下今人犯未齊未

堪審結止摘見獲者口詞亟爲申報各上臺庶俾彼不得挾以爲詞也土兵之事未了蹈虎履冰臥不安席而又一面料理按臺駐節之所需此緣夔府殘破改駐于涪自衙舍至于什物百無一有須費百數十金俱屬無米之炊兼以事無舊貫又難措手而兵喧肆閉供應多違不知何方面可免于罪戾也按臺前日發停止牌矣起馬尙未有期所望老大人早旋旌節彈壓兵民庶事有統紀而下屬易于策應臨稟可勝翹企

曩者兩承教札開道真懇恍若承顏至云初政定須整頓一番略一因循後來便難措手真肝鬲之言書之座右以當師保但倍之難理世所希有前牘略已盡之而時勢所遭更屬奇數蓋欲振刷一番不免暴前官之短川事一壞于前知州猶爲已破之甑再壞于代庖之陳理刑則爲在器之鼠故初到三四月閒止爲前官補苴罅漏計改歲以來欲從新立法而流賊之警報至矣練兵理餉之外征訟俱停百務委廢至五月之杪賊漸寧息上則百道併催下則百道俱比顧倉庫積逋非勢豪之長冒卽衙蠹之侵欺而一時嚴追謗議紛起蓋整頓于積弊之後其難如此兼以年屆桑榆精力有限既勞且憂百病俱作入春來雙耳俱聾目眇而多淚痰火上沖頭常眩暈腹常泄瀉近因亢旱冒炎涉險雲龍于百里之外回而中暑暴下數日不止幾于委頓故論涪事之艱難宜休論此身之老病宜休不休則涪事益壞而身且不保故頌者具文通詳院道司府意在必歸無復返顧而猶恐上臺不肯遽許伏願老年臺推同籍之誼有便乞借鼎于兩院各司道之前表其實情白其素志

謬加獎借謂夫夫立身非草草者宜全其晚節早賜骸
骨許其歸田所不卽填溝壑則一日餘生皆恩臺之賜
也永矢明德寧與齒髮俱盡耶

再上韓中虛郡尊

卑州某之以病乞休也反覆思維勢不容已迫切之情
匪筆所罄不然叨荷帡幪震凌不聳誰肯遽拋鷄肋而
自外于生成哉人窮則呼天呼父母台臺之於某天也
父母也勢迫情切故疾呼求救而謬獎以尊鱸之思此
某所以仰天椎心泣而繼之血也蓋衰暮之人最不堪

病一病之後如枯樹經霜雖郭橐駝日施溉壅而止虞
剝落不復榮滋今藥餌不效精神短少手足麻木耳目
昏聩腰疼膝酸百病交集竟同木偶而州務繁猥又非
木偶人可臥而理者若不早去則某之病日甚一日而
州之病亦日深一日某之病不必計也雖病而死猶亡
九牛之一毛而州則萬靈繫命故某不愛身之病而憂
州之病身之病不敢乞憐于台臺而州之病爲二十提
封之一亦台臺一指之痛也獨能忽然不早爲之計乎
卑職之病業已通詳院道儻各上臺取衷于本府一言

可當九鼎而一慇懃可以生全州之民全州之民生而某死亦瞑目矣此九里之潤實二天之覆也台臺素以一夫不獲爲恥而活一夫以活全州寧惜一引手耶故不厭再三之瀆而請命焉葵藿微誠幸垂末炤

上周道尊

卑州二豎作楚業於前月申文告病而先後具有私稟陳情頗悉蓋州衝務繁綿力拮据已苦不給乃自發春來初以兵廢繼以旱廢今又以病廢而嗟此州民初苦兵再苦飢今苦荒以三廢之官御三苦之民鮮弗貽累地方者乞老大人首爲地方計而餘以及卑州力爲張主俾得生還眞無量功德也語短情長望疑心結

上巡道陶尊

名爾德陝人

知州某具文乞休萬不容已今晨始拜大批慰之以靜攝勉之以視事捧讀台諭妄憑徹帚槩其生平獎借過隆汗浹于背愧未已而繼之以泣也悠悠世途知己絕少而老大人則卑職之知己也某自知誦讀輒信聖賢之言必可行然以語人尠不笑者同志既少夾輔罕資暴棄實多長而無述第保此真心期相終始修己臨民

無非是物然持以涉世多不相宜頗宜于閩之永福而最不宜于蜀之涪州某治永五年未嘗一言欺人未嘗一令欺人小民初便不疑久而益信諸生鮮不充里長借青衿以捱此故逋糧獨多初行征法稍不相得至一年而後洽糧亦不逋在彼五年政舉人和庶幾不負所學今洽涪而大謬不然則土風薄而人情凜也蓋涪之風尙人自比其黨而不知有官人各營其私而不知有法不知有官則聯屬難不知有法則約束難此其難難在地方者也而賤性之不宜于地方亦有一素不尙機

巧而習態狡滑不得不馭之以術素不喜苛刻而習氣悍戾不得不嚴之以刑然性之所成終不可化任性而行如梁肉治病無救于病矯性而出如學步邯鄲未必肖也而失其故步故履任三月知其不稱輒有歸志欲于今春具詳而忽聞流賊之報非土臣遠引之曰故勉強拮据練兵理餉不遺餘力而力不能副則過繇此積謗繇此滋而病繇此起過猶可補謗猶可弭而病不可支則不得不去今耳聾矣目昏矣小勞則氣喘久坐則頭暈與土木人何異坐土木人于州堂而求四境之理

不可得也此某之罪也畱土木人爲州官而責以四境
之不治亦不可得也此不盡某之罪也卑職是以意迫
情切而不憚瀆懇于台臺也業詳兩院兩院必取衷于
老大人伏乞力爲張主賜之骨骸放歸田里地方之幸
而波及卑職其餘也然知我生我兩兼之矣可勝翹跂

上周道尊

卑職自去年八月到任倉庫錢糧並無交冊而各年逋
欠數多逐一清查未能卽有頭緒如現年錢糧虛報完
數在冊而署官止取其羨餘以去其銀分毫未曾入庫

襄陽文編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查出甚爲駭異署官係撫臺至親安能徹底整頓乎兼
以署官經年臥病止從枕上聽一二細人語酬答州事
致上臺未完事件積案如山陸續催結一面料理大計
文冊精血耗竭一事不見底績而年內數月已虛度矣
自知力不勝任故歲初台車赴省力懇注老病于按臺
復命冊申請再四而不允新正考試僑童擬於二月初
告病起文而流賊報至矣故初願不果豈非數耶某本
腐儒止耽筆墨居常無事遵稟塗轍猶或可支而應變
解芻原非所長賊起倉卒萬姓驚惶絡繹奔竄時招鄉

兵而民無一應碾倉米而穀無顆存問鄉兵則曰前年有糧而今難枵腹也問倉穀則曰豪猾騙領而今難亟追也鄉兵不集不得不餌之以糧倉穀無存不得不提之以撮假令豪傑富之必有妙用而卑州庸拙則不免科里甲而興謗讟矣至於發銀買米以助餉發銀僱夫以運米官有案領有人具可究詰誰得飾無爲有抹有爲無耶日則練兵夜則巡城餉不缺輸夫不缺運土兵驛騷多方處民不逃而兵不譁雖不敢自居功竊謂庶幾免于罪戾然心已殫矣力已竭矣浸淫成病幸未

死耳五月中旬賊始告平而漙糧事件催檄疊全未及一月而旱魃又起奉文停征止訟而從事于崇雩跋涉于嶄巖旬飢勞毒熱中之而二豎內鬩服藥不效不得已而以病告蓋犬馬餘生不足惜而曠官廢職深可慮也今民間忽傳卑州爲仇棍捏謗中傷已聞之上臺然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求無媿于心止耳若欲人人取悅勢所不能而百務蝟集唯墮廢是懼亦無此一副別腸也平生力學頗知向往決不敢爲不肖而獨行獨立絕無繫援止恃台臺具有隻眼而覆有二天耳

卽前所縷陳他人或未必悉而朗鑑垂炤有一誑語耶故傳聞之言某尙在疑信間至於告病一節願曲賜允俞得保殘生歸上祖宗墳墓則再生之恩也

某在官從來無一私人故絀議一節州中久已播傳而茫然不知偶一門子微露之反覆致詰云得之傳聞因具箋請問不知卽道尊下手諺所云鬼門貼卦者也

投黨按臺訴詞 名崇雅寶雞人

裏園文編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首丘事某資性鈍拙止知讀書鮮涉世事然守其樸心擇地而蹈入仕來益知砥礪而事必認真以爲不認真則職業不舉而不知其樹怨而生謗也州官之壞于涪者接踵六人矣豈宦涪者盡不肖哉此必有大難料理而上臺當具隻眼者也某初到任署官早去交盤無冊錢糧無稽理之三月相其情勢如痼疾難醫輒欲辭官每對周守道言之而舊臘新正每見輒懇于復命冊注下考以遂其歸而不允也擬卽乞休值流賊亂而不敢請矣蓋涪之弊總在錢糧不清而不清之弊多在長

吏冒領五年之長冒三千六百餘兩則他年可知州中之衙蠹豪棍勢宦羣而蔽利其中勢宦待以生息蠹豪待以衣食一旦欲奪之猶奪嬰兒之乳也能無怨乎某爲州獨究心于此以爲既往難追而七年經手逐項清查冀杜長冒而後來打算猶近二百此亦積習不能頓除者然較之往歲則最少行之明年可盡絕而長冒少則抱怨多矣前三項足以該州人舉州之人與某爲讎而蜚流之謗從此起矣次則倉穀五千半變價半易新領穀皆屬蠹豪某到任後催取倉冊查之變價無銀易新無穀年內雖追十不完一入春來勦賊需餉甚急始用撮提二千餘米二旬追完幸不誤事而怨者入骨矣至五年逋糧最多長冒最多周守道立限于撫臺許解二千二百兩限在三月而賊平始得開征亦用撮提半月閒追完五百四十餘兩隨以旱止而恨者又入骨矣又本院贖錢前官虛出庫收一旦檄取遂卹正糧以應而不得不追補亦用撮提所撮提盡此三者矣皆勢不容緩者蓋泛提則一牌連數十名故互相推諉止爲差人牟利而撮提者先出示約曰將以某日開比各須先

期赴納而一牌止提一名提到先責而後比比則責以全完而後已再不完則移追故提及者既難躲閃而未及者畏責而亟完所責者一而所完者十故糧頗易完然非最急之糧不用此法而豪蠹苦難躲閃遂誣以追私債而加以剝民之名蓋州民之傳說如此試問前三項之外有用撮提否可一問而知也外此別無漁民之政矣則剝民之有無可一辯而決者也今蒙糾劾不知尙有何款某反覆思維似無可指所冀院臺神明直究其端所繇起則千方叢蓼皆可一炤而破而某罪尙有

可原不然某亦忝列衣冠令與諸鼠輩角勝于唇吻辯而得白已覺愧赧況訐者皆前三輩中人誰爲存公道而持正議哉總是涪之弊根株難拔弊中之人糾結難破而仕涪者和之亦敗攻之亦敗和之而敗則涪病愈深而猶得人之權攻之而敗涪病少瘳而遂樹人之恐如前任則和之敗者也如某則攻之敗者也論起念少分公私而受禍則更有甚焉者矣但恐後來之涪益難收拾所冀院臺先爲涪計而後爲某計也某賦性迂拙方而不圓過於拘執兼之衰病矇矓精神不周已不欺

人而多爲人所欺意在愛民而奉行非人或反生害不能保其必無但涪之士俗如鬼如蜮如虎如狼難以理論法繩此通省所知者至剝民之事自信其必無而通州士民亦信其未嘗有也某平生砥操甚嚴在任關防甚密百罪俱當領受賊私纖毫不染所幸秦鏡當空幽微必燭萬一讒口啓啓惡聲交鬪而某又耳聾口訥空懷忿懣蔑繇上達以致黯黷于青天白日之下萬里窮官不以憂死必以餓死死當訴上帝以求直肯以皓白之軀受人污蠱哉某前任在閩頗以介稱爲夷于閩必不爲蹠于蜀人品必非兩截伏乞院臺考其平生稽其事實警其源委推勘到底出之汙泥賜之骸骨不但昭雪州官亦所以扶公道而回薄俗也激切陳情一字一血謹訴

訴臬司問官二理刑同然俱不淮行

候審稟揭

爲耳聾口訥用筆代舌以便聽鞫事犯官某無他技亦無他腸平生止耽誦讀攻詞章矜名行生于浙而浙人信之仕于淮于閩而淮閩之人信之轉官于涪不替月

而遂絀彈章豈兩截人哉蓋性稟愚拙常以忠厚待人此不宜于仕而更不宜于涖涖之士風刁者鬼蜮悍者虎狼人地原不相宜而時勢又遭其窮故至此耳到官三月知人情難調政務難理卽欲乞休嘗懇于守道周老大人請于復命冊填注年老以便歸田不蒙賜允然苦情可知也擬於正月後開征一限解足遼餉卽具文請休而流賊之報至矣賊勢稍平而未完錢糧未完事件停滯已久積壅甚多欲稍爲料理圖得脫手而旱魃之災又起矣案牘牽絆歲月因循致有今日此謂時勢

之窮而不止此也卽如錢糧之弊啓于鄉紳之銃工食

銃鄉語猶放也卽放債也衙役工食一兩或銃六錢七錢八九錢炤久近爲多寡臨給工食鄉官舉人各持約領支而一名工食有銃二處三四處者不免重領謂之長支又有持趙甲帖而領錢乙工食謂之冒領總須串通管糧吏書而州官受其紅銀不免相爲貓鼠以致長冒數多余到任禁革紅銀因設法每行置工食簿一扇列名如趙甲工食若干支領卽注其下工食數盡而止所以長冒遂少後打算尙有二百餘未開征而舉人以會試預支故也

七年之糧欲爲更始而適諸孝廉計借期迫預支工食以抵路費此向來積習某堅執不發而索取愈急甚至轉求本道罵吏打門不得不從而又不以爲德也又如倉穀原存四千七百堪備不虞而署官誤聽私

人二月先發變價者半陳已出矣至六月又以出陳易
新爲名盡發而倉無畱粒領者盡屬土豪竊棍流賊之
亂急餉如火將何取辦法嚴追卽此一項殫竭心力
而民反以爲怨也此亦時勢之窮而譏議所繇集也業
已至此尙復何言而斗膽有請者某自到任來年衰力
拙地衝事繁夙興晏寢勞與憂并百病俱起最可恨者
耳聾而不良于聽口訥而不便于對今廷鞫在邇乞先
將單款統發一看有則認有無則認無毫不敢欺因其
自作之愆定以應得之罪自供卽爲服辯當之自無怨

言法臺旣免研鞫干證亦免受刑豈不甚便不然而必
取證于仇口責招于夾棍誰肯明言誰敢直言而憑其
妄證以入州官之罪無論人有公論是非莫掩天有明
鑑枉直難蔽而老大人至仁懇惻不忍于一蟻而寧忍
于一官耶某在任甫及朞月流賊旱災大半停征止訟
而舊需新應費出甚多宦囊如洗今日卽去已乏賂資
若有賊罰粘帶淹留日久必致飢死而一家十餘口必
致流離讀書出仕素知自愛而未路至此固仁人之所
閔痛也此時生死之權不在造物而在老大人之筆端

耳目在任憂勞萬狀前日倉皇之際穀無遺粒而二千
餉米盡數解完土司張吻千家閉門而百計調停不致
生亂至于練兵防禦誓死安民於地方亦有微勞苟非
大貪大惡而尋常過咎似可相權而稍從末減伏乞電
炤垂憐早賜骸骨下情不勝哀懇懇祈之至

臨審再稟揭

犯官某前日有乞發單款一揭而昨始從掌案鈔出參
疏計一十三款今從實供招首款糧羨與後款虎皮有
之餘皆無是公語矣虎皮緣練兵揚旗之日某坐舊褥

有馬戶包萬象借曰士夫家以壯一時之觀非送也卽
非贓也至糧羨初到任卽出示禁革示稿存房時管糧
吏書稟稱州衝費繁勢不可革當時斥去至開征而各
里排同聲共稟如吏書語某頗疑之因問舊例若干對
以加一諭以暫存五分俟後裁奪然則較前止二之一
也後又聞此謂明一向有暗一則所取四之一也若在
川中州縣此其最廉者矣某前任永福縣雖褊小猶存
公費四十金而涪則絲毫無之所費將安從取辦哉且
五分雖存直虛名耳前署官係撫臺姻戚如六年糧尾

虛報完數在冊而先取其羨至七年糧開征尙遠而去
年六月先定糧書各取紅銀以去而庫藏交盤不畱一
字此豈法乎而不得不隱忍也至七年之糧二月開征
而流賊報至矣奉檄停征兼又止訟至五月終流賊平
土司去催逋糧滯獄者如火料理未半月而亢旱禱霽
停征止訟之檄又至矣雖存五分所入幾何雖擬終革
何暇及哉而費果不訾如一年積穀該銀二百六十六
兩陵工一百十六兩積庫覲費上臺刑具三十二兩去
冬大計差人入京送冊公費二百一十兩司府入覲夫
價折程三十六兩此費之有經者已須設處其不經者
如助餉僱夫一百兩助刊府誌四十兩兩院批助故官
瞿州判長夫折程四十四兩王閣老家眷入京本府坐
派分金二十兩團練鄉兵做旗鑄銃買硝磺賞銀錢等
項四十餘兩四土司官到州程宴餞贖三十餘兩新中
潘春元乞恩本道批發工食二百無以應之私助二十
兩本州宴餞卷資八兩此皆有案可稽人所共知者已
千餘金矣又如前官訟多錢富庫吏例供薪米某因止
訟錢少扣去薪米銀七十五兩而官之貧乏可知矣故

所攜衣物半從斥賣而同鄉之官于此商于此者稱貸
幾徧雖阮生之曠達當作窮途之哭而況瑣瑣者哉故
律之以功令取羨卽罪也何論五分若原其情則萬里
貧官無神運鬼輸之術將惡乎取給耶雖法之所在難
望原情而止就招實之款坐以應得之罪餘款皆事之
絕無者恩臺水澄鑑朗豈忍使某將無作有也故前揭
所未盡者茲復備陳之仰希電燭謹揭

上金節庵刑尊

名玉鉉德清人

某落魄累囚一蒙盼睐寒灰忽煖珠環靡報夢寐猶慙

夷因文編

卷二

壬子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苦運數太奇動與厄會如轉石塗泥無復出理向者
就勘錦官城狐作崇費三十金始得發回原任追贓諸
款開贓俱非染指俱有著落設處五七白金不難而莫
爲張主分毫靡得州官口惠而鮮信亦曾送一兩事做
情沾霧露之潤顧請託原非本性而膏靡之夫不欲與
雞鷄爭食所冀微其寵靈從本分措處則惠者不費受
者不慙而今不能也向嘗訴有道府兩詞發州而道詞
復蒙愆愆經今半載並東高閣累催不理又且時見彼
外之狀致人情渙然初有仗義者極肯相爲而今且結

舌然猶幸其口惠如故也常對人言定當更端相助人情外事豈敢妄想若舌訴詞一審稍左其袒何煩別助而敢有無望之覬耶台臺顧念桑梓尙乞於其晉謁時再致丁寧庶終有少濟耳檄使催贓聒噪者一月矣一千二百之贓除二百借庫銀自有庫吏承當餘一千已完四百皆取之家而家又取之質往來資斧兼旅館供應費去六百元矣而逋數尙多州官旣屬秦越而家報杳隔鱗鴻季兒以春閒齎銀來憤此奇冤鬱鬱成病竟爲客鬼此兒有志能文尙不能保壞官賠贓猶其細者

尙何言哉恠僚無聊則攤書弄筆粗堪自遣無奈室人同在初以空橐不歸今以久留益費旣傷愛子又念稚孫私產不存官贓不了終須先歸費多僕少進退維谷朝夕悲啼能不作楚囚相對人生苦趣至某極矣此不應輕高聰而情緒所迫不覺逗漏于筆端也聞某勘疏七月已上隨卽發部計部覆不久已應得旨台臺時閱邸報尙有見聞萬乞垂示外冤辨呈覽刻在涪州豈能欺飾自知無益聊以自白其心跡耳

公肯用情而州官不能行也然訪拿造謗者二人差

堪吐氣余老矣子孫其毋忘

稟施四明臬尊

四月閒州差呈送公文附稟牘想經電矚時未知改戍也猶之冤也戍配何辨且喜首丘有日耳某頗知學問居官無貪行併無貪心被劾時私揣止是糧羨因各里役稟畱些須以爲遺憾然州官原無公費銀勢難盡革此外絕無可指及見參款果然以糧羨爲首云每兩取七分雖贏于所取之數而質之舊例與各州縣之例未有儉于七分者知造款之人良心猶未盡喪而問官之

心反有不可問者糧外餘款盡屬烏有而一入問官之手無一不有猶曰有制命者在至如扣工食一款云每百扣三五兩不等而堪以實扣銀六兩浩無綦彭鹽稅名目參款無贓無證懸空入以得紅銀八十四兩某時據理力爭問官反將八年糧書紅銀已豁之款判其下云覆審亦得紅銀五十兩以箱某之口不敢辯而退嗟乎此必夙世冤業不然何酷烈至此某前任永福不但革羨而契稅溢至七百餘金將二百兩次解布司以充公費餘銀盡推以解鐘槌木與漕糧鹽稅之缺爾時老

大人洩聞亦或聞之今宦涪遂作兩截人耶身現羈涪刻有冤辯茲附呈覽知其原非兩截也永福敝壞已極拮据三年遂成完縣亦緣上臺俱賢者故得行所學涪固難治俾竭鷲鈍亦或有濟如前年錢糧長冒至三千六百有奇而本年不過二百此明驗也其如任真履素不能善事上官致有今日又誰敢怨然今之上官委實難事古所云獲上有道全用不著也居官不久寇魃相仍經年奉文征停止訟所入幾何而費出不訾私橐如洗坐此多贓分毫取給于家家又涼薄三男常兩人在

家措處而一人在途輸流齋送去年季兒齋銀來客死于此此豈亦下石者所爲耶命窮至此尙敢尤人措贓兩載欠已不多而部文適至不能再取于家誓鬻寒衣寅償卯債始得完數火速馳報期徼福于老大人早返一日免爲客鬼以爲厚幸更有私懇者二其一文到本司乞止發牌刻期取解不復差人以省浮費其二行牌本州徑催發遣各衙止用報文免其掛號以省遲滯二者無礙于法而于某有大利焉故忘其僭妄而饒舌及之下情不勝翹企

所請並得愈允免致久淹施公之力也示我子孫毋
忘大德

夷困文編卷三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束贖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不佞平生寡交性復迂腐故一登賢書倍爲恐勅不輕貸人財不妄過人飾亦不濫受人惠誠慮出仕時不能飲法易操以酬應人故也前在宿遷永福邑褊民貧而遊客磨至大半非情不可解而誼不容卻者空手難回則措路費措處不得則分微俸施者倦受者未厭德者

夷困文編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怨者頗多實未嘗敢居己于薄也而跋前疐後願左夫右往往速謗而招尤蓋人已交病悔無及矣懲前毖後敢蹈覆車今任涪勢不得不峻絕而豫防必不收刺必不接面必究歇家必責船戶決不徇情以自苦決不食言以開竇蓋某已兩任縣官凡有親友俱經枉顧業致微情定應知止其泛常相識理得謝絕無傷厚道各宜自亮不知止不自量而某且不徇情不食言路遙途險進退維谷將安稅駕乎若欲尤僕之薄業明告之不任咎也諸君明達願熟計輟行毋貽後悔

金陵東向六神兵部

昨到京口輒拜芳訊倉卒未遑陳其下悃今議舟水西門矣便當馳謁而不便入城想能情亮憶前歲覃恩馳典雖推林太學之烏愛而垂情于素不識面之人殫心料理澤及黃壚卽先二人亦當結草于泉臺而某之感勒又當何似據太學報稱薄有所酬然未克補報萬一隨後家僮以給由進京附獻一芹而台節已駐留都矣此衷殊自缺然今而後或得少效其涓埃耶自揣譎薄濫辱大邦深憂蚊負所冀明示司南俾擿埴之人不迷向往則薄雲之誼也輒僣用享乞賜笑畱臨啓悚仄不備

答陸寶符年丈

同榜同心作廿餘年之別而今又交臂失之異言及此可勝於邑然年兄前日楚游神明之聲亡翼而飛貫于耳非如弟之鄙薄苟然而已竊謂當不日躡躋禁近而初授盤錯今置閒散俱非朝家所以酬勞臣者誰任其咎耶然宦游西蜀匪直道難兼之俗惡而涪陵又稱樊劇兄已出險弟方入險政未可同日道也殷朴何有年

兄愛我故作好語耳至于周萬二道尊雖甚盛德而乏人先容冀其芥拾于枯朽不亦難乎朱澹翁之年誼不薄如鞭腹之不及何弟晨起領教札隨謁新蜀方伯張公窮日之力始得一面卽欲走謁而恐已無及恩恩裁答以授居停主人未審不浮沈否世所兄久失通問承教得其近狀拙於仕者誰能不貧教子姪課花鳥致足樂也兄若會面幸爲致聲弟貧甚乏尙雞肋一官聞之此兄恐冠纓俱絕耳楮短情長祇有神往

答張百里孝廉

其尊公前任涪州以劾候旨被羈

東園文編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昨賜盛饌飽德無已政欲走謝而今日以征輸事奪忽承督過令人錯愕天涯孤客桑梓爲親况尊公罹災無妄豈忍秦越相視前日詢諸道尊開口欲諉州官擔當又云須候兩臺出疏庶有可據然防部駁須留從人爲質此時僕未嘗發一語也以道尊所不敢擔當者而州官敢擔當乎再四推諉之說何從得來果爾則犬彘寧食其餘至謂僕操得爲之勢此語殊不可解或台丈情關迫切不暇擇言耳不知道尊之不敢擔當似亦謂未操得爲之勢也若直窮到底道尊當聽之兩臺卽兩臺

恐亦有所聽而不得自專者如州官直蟻蝨耳勢於何有而稍寬一綫之語罪僕殊甚然僕不任受也請以賈之局外人知僕非推託者台丈謂道尊有婉轉之法今晨正擬請問而阻于免揖然終須一叩耳竊意道尊既有婉轉之法即當自爲之似不必委之州官也台丈試平心降氣設身處之則僕猶有所容不然則安得穴而入之竟日坐穴篝鐙裁答語多直率統希原亮

大計寄馮鄴仙給諫

恭惟老親臺以不世出之才遭逢不世出之主計從言

東園文編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聽謨明弼諧行見策勛清朝銘功熟釜勿問之矣甚盛甚盛某無他行能任真獨往世途卻曲才不難前五載永陽砥才明操頗無媿悔而宜于良弱者不宜于豪右臨去時謗譴朋興故昔日借鼎于閩臺而後來聲息窅然不知其相及否也某以中秋抵涪則地極衝事極繁民極彫疲而豪棍椰踞法紀蕩然案牘山積征輸不前吏事多廢于將迎風氣不離于谿峒漏船燒屋昕夕惕心直欲敝躡棄之而不得也蓋涪州初不甚惡緣蜀中頗多陋規而涪亦同之近來功令日嚴物窮則變昔之

利孔今屬禍胎此非盡前不可湔之而入孔已塞出孔
仍在日苦不給止有勞瘁隨身有增無減到此兩月不
覺神瘁而形枯矣茲當大計例有餽遺然業已敝屣此
邦矣況到任未久囊篋蕭然力亦不辦故苞苴盡屏徑
不遣人而得喪聽之迺計吏苦稟不能獨行倉卒遣一
家僮與之偕止令借寓京邸以聽發落若大計得蒙降
調離此苦海反爲大幸又恐有意外不可知之事敢藉
臺下爲泰山矣萬一託庇瓦全則勉留數月斷擬歸田
尙圖借鼎于當道許其抽身此又臺下再造之恩也

時都

仙尙未
入京

東園文編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寄高荊州象先

客歲涉江而西獲微晤語爾時喘息未定義馭相迫未
盡願言某欲再叩殿閣而鹿轂有境外之驅矣可勝悵
惘唯是王程踰限幸藉護持免于旱戾巨山之誼何日
能忘江陵買舟道秭歸而上百險備歷幾莖江魚及抵
涪陵五溪舊域餘風未殄豺虎晝行蛟螭出沒人情之
險較山川更倍矣歸田之想實煩宵夢兼之去家萬里
鯉鴻阻絕貴治猶屬中上游客之往來者多而楚蜀接

壤若有家報不知可達以郵筒否舍親王公素到此半
月絕無下簡處途窮而返經貴治題寄八行布候併寄
詩扇用發一笑

奇候向六神海憲

日者不肖某取道金陵獲觀英雄面孔而靈襟洞豁高
標霞映竊自念安得天假福星炤臨我東海曾未轉盼
果然乘鉞坐鎮甬甸迤聽風聲海外有截淞河以東宵
龐息響則如天之福實獲我心矣且邂逅之頃推以赤
心錫之腆既飲食之亦教誨之指迷發覆唯恐不逮

夷園文編卷三

六朝明叢書

續園刊本

天雲之誼何時可諉某自抵貴鄉道里既遙鱗鴻俱絕
有懷如注布候亡從江東暮雲時留睫底則高山之仰
與故鄉之思俱切矣濫竽大邦將及半載無一善狀蓋
以最迂腐之人當最衝劇之地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政
務旁午寢餼俱廢不但曠瘼之患兼有性命之虞日想
挂冠東歸託芑宸宇爲太平之民而已太封翁先生淳
心質行羲皇上人去冬借賁賓筵終不能屈然藉是得
一瞻眉宇眞令人名利之心盡而懷古之情深也有詒
燕斯有亢宗而大公祖遂爲時虎臣可謂體泉無源耶

某家世鄉居且耕且讀三犬子頗知嚮學不問戶外而里中桀黠者每相陵轢今藉帡幪遂增鐵障羈官天末可無內顧之憂矣偶有便羽附候鴻禧芹獻將忱併希鑒茹悚仄不宣備

復瞿給諫

式耕

恭唯台臺鐘鼎家聲組圭國望班聯青瑣已效悃于回天猷獻黃扉更據忠于捧日佇當涉崇峻而補山龍寧得優游于畫錦也不佞某自分輕才亡能奮羽聊就棘棲虛延宦跡客歲繇閩轉蜀承乏涪州業聞令兄先生

我園文編卷三

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共事謂可重藉匡扶而不意仲秋抵任時已仙逝矣可勝悵惘旅櫬久羈而某以拮据政務顧接未周深用爲歎前辱華翰遠頒具悉台指每念令兄翩翩世胄拓落一官清標雅致口碑未泐浩胥何敢肆爲侵索特云公帑邾移冀免賂累今已嚴諭此輩令自作區處無容濶擾矣迺緣流寇震鄰戎需孔亟募兵助餉固盡傾其行橐而聽訟久稽催科久闕爰斷絕措處維藉頃者兩臺批助計四十餘金帑無堪動自捐俸薪總爲急公不敢居德然已竭蹶從事矣茲當靈輒長發薄致賻私殊

愧脫驂有虛寅誼勒此肅布鄙忱統冀台慈俯垂鑒脩
寄馮畱仙

閩宦七載返之私心可無愧悔有兩憊生一作慝一侵
糧絲學開送而轉致之督學被褫不佞深以爲得人故
絕不露其所繇而兩生深銜之乃爲蠶尾于臨去之日
而終免其螫則仗庇于金玉不淺已感銘何極懲羹吹
釐不宜復有川江之行矣忍不能決復蹈畏途瞿塘險
而涪人之心更險蜀道難而官中之事更難兼以流氓
之亂震鄰而土司之兵剝牀九折當前鴛將安稅事平
卽圖挂冠而不知能遂吾願否也老伯翁遵時養晦望
重東山想不宜久缺蒼生之望也家僮歸撥冗布勒附
候興居一芹候緘希勿麾斥

寄馮鄴仙

去年此際舟過語都交臂失之可勝悱惻斯時片言是
借百詐潛消閩無身後之慮誰爲之長城而敢忘銘佩
耶初聞老叔翁畫繡暫旋春旗隨侍故去冬計吏北行
勒械布候而不知尙爾夷猶海曲也賤子頭顱如許猶
復折腰向人有何情趣而川中土風與閩浙大異豺虎

之穴不可久居兼之時事搶攘極難料理欲賦歸去來而恐當道之不許儻有便圖乞津梁直以道阻且長未能堅請也百穴集百憂亦集家僮亟行率爾濡削寄候台禧薄醴酒資統希鑒茹

寄周衷玄

翁臺夙抱弘略而遵養時晦高臥東山野渡橫舟詠之三歎賤子承乏于涪也地極衝煩民最刁悍時事所遭又極盤錯而以遲暮之年迂腐之性當之真同螽負自流寇闖蜀停征停訟經今數月矣而催輸之檄紛至無

東園文編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碍之供甚多流賊退矣土司之欲難厭而聚處于涪則民苦于蠶食夔府破矣巡方之節難駐而治籍于涪則官窘于鼯窮種種苦情非筆所罄倘有貴相知在蜀尙圖借鼎俾得遂其挂冠則再造之恩也去家八千鴻鯉俱絕頃老蒼頭告歸草勒布候倘以一芹真千里鵝毛也仰希鑒存爲荷

寄馮凌霄親家

憶客歲閩回僅獲一晤恩恩告別秋半抵涪遂墮苦海流浪風濤中橫無際涯不知何時及岸也後聞親翁復

患頭風而久之始愈不諗今已霍然否又聞小女臥病數月近始告痊寒荆念之以淚洗面所恃太母暨親母之顧復周摯以保萬全鯉甥雖稚風氣雋穎庶以解憂寄上附子二十一枚貝母四觔遣人覓自成都者不知堪用否某更有請遲暮之年不任煩劇卽欲乞休而邇來功令森嚴有便更欲借鼎于君家兩伯叔翁祇以未得堪著手處故不敢堅言某政在訪問煩親翁亦畱心細訪幸而得之當令兒輩走請尙冀再爲從與也撥冗勒候未盡願言

諭阻西陽司發兵

敝州與貴司相望而久聞雄略未識韓荆怒如之懷匪言所諭頃奉撫臺之檄云流賊業將蕩定若貴司兵未至命不佞諭止之蓋賊全恃馬利原野不利溪澗故螳怒暫逞而鼯技易窮茲以貴司報效之赤心利在殺賊無賊可殺而空煩往返何以自見所長雖憲檄有兵來調赴川北之語今川北無復事固當以後命爲準所幸前騶未發乞諭止將士免其跋涉俾不佞得藉手以報撫臺則忠勇共順兩見之矣又台使謂謝石耶邑梅不

訥百陽有傷體面不知調二司乃巡道尊之命未嘗聞之撫臺卽巡道尊亦謂小醜易馘不煩大兵是重貴司而不欲輕調也頃有人自巡道尊所來者云二司之兵亦將從做涪發回矣然則有傷體面亦庸俗人之見貴司當不以爲然也撫臺憲檄業備移文茲復申明之以俟裁擇臨楮恩宥不具

答邑梅司楊光斗

貴司以報效來以枵腹歸情之所不堪也然爲全蜀枵腹而責飽于一涪亦勢之所不能也不幸涪爲司兵出

東園文編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孔道不敢自外貴司兵一至不佞則牛酒相犒薪米相贈而小民則掃室相迎酒飯相待亦可謂敬且有禮矣貴司尙復求多不已慕爾之涪將何以應之貴司初至必欲具文請餉不佞唯唯從命又欲北行勦賊不佞則止之止之則尊上臺之命請餉則體貴司之情也旣請餉則不容促從者之回非故畱也午節至已那庫銀五十以享軍士兩次晤語妄獻二策一則欲先遣兵而主將畱一則欲貴司率兵先回而將領畱二者皆忠言而貴司不喜僕遂不復言祇靜聽撫臺之批發蓋舍前

二策止此一策而已。昨者諸鄉先生復勸挪帑金以應，不但公帑如洗，萬一都院無銀批發，而此項將何以開銷？耶貴司亦當爲敝州計也。聞貴司發哨而諸兵宿食之家或銀或米俱有所贈，諸將領各請夫馬不佞量批已發過馬六十匹，夫若干名，各有折乾亦可稍充路資。至於貴司啓行隨路供夫馬口糧應付似亦不至枵腹也不佞久不出城，昨拜鄉先生過西街捱家閉戶幾于罷市，令人駭愕不意貴司自負忠義紀律嚴明而使之至此，豈得歸咎于守土之官乎？且不可使聞於上臺也。

四司兵唯平茶不調而至其石耶酉陽與貴司同調而石耶先至領百四十金之犒而回酉陽後至聞止兵卽遣回其恭順何如而貴司自視肯後于二司耶恐上臺不能不以判各司之優劣也。今不佞僭爲執事計終不如領兵先回，畱將領候命之爲得耳。貴司以忠義始仍以恭順終，固上臺之所嘉與也。至于士民助米其數不多，今將收支簿送覽，昨所贈十三金罄所有矣。知高明定無他疑也。昨拜諸鄉紳欲隨走候，而陳所懷以日晡而止，茲復披瀝以請，乞明示便宜。昨奉贖何以盡從，麾

斥茲仍奉去蓋芹敬在此不敢厭其瀆也高軒之惠斷不敢領仍復再璧希勿罪我外別有請昨奉陶道尊之批送牛酒銀十兩畀貴司之諱昌斌者而誤投之諱光永者索之不返殊非君子之道乞執事婉言論之使還幸甚

答楊土司討馬

昨領討夫馬之教云須炤牌內數一名不可減及發票量減其半從者又請再加以足原數而馬戶堅不肯應稱已票發八十三匹矣今馬卽在遣牌數內其詞甚正

東園支編卷三

十三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蓋貴司遣牌開載所需之馬卽大軍中目把等所騎之馬也前日陸續發者皆貴司將領此輩既討馬去矣貴司月討傳牌中之馬將誰乘之至于公郎又月撥馬十匹尤覺無名馬戶窮困極矣額外之馬死不能應也在貴司止可撥實騎之馬一二十四匹其折乾俱不可行蓋將領折乾總歸臺下豈得一軍之中分爲爾我臺下高明必當採聽芻言以寬此馬戶眞大功德事也謹將馬戶稟詞呈覽佇候德音

四司中邑梅楊光斗最爲狡黠嘗奉調四次矣每來

必糶載而歸其人頗通文善結納士夫士夫之門俱懸禁約且遣兵士守護需索多端往往借助于士夫余待以禮繼以法分外干求堅持不應亦緣余平日無疵可指故不受其挾制而奸不得逞其來也攜妻孥修奉養有弟姪輩數人各率部卒同行出則盛其騶從如大將軍兵最多住最久氣驕望奢不遂其貪坐轎而來乘馬而歸柬札尙多止存二首

寄馮凌霄親家

分袂以來再易葛矣向聞玉體違和天相吉人定當勿

表因文編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藥緣道阻且長德音不繼時悵望于屋梁明月耳弟自闕回卽宜善息徒慕山川之奇而誤入虎狼之穴兼以莽有伏戎野無青草民窮斂急攘劫公行厝火積薪未足爲愉早擬乞休緣地方多事因循久之今已告病請詳于各上臺矣雖未必卽許而我心已爲不轉之石喜晤對有期也小弱息薄福致失所天所恃太母暨親翁親母之曲爲撫恤而令嫠婦忘亡孤甥得怙小弟與荆妻得寫憂于萬里之外也令弟次牧叔翁所梓米帖竣事否向期搦寄持以餉人可當會稽竹箭今無此想當

於歸田日作消閒之具耳荒穢布候不任依依伏祈寶重

上倪禹同司徒書

某私嘗謂有特達之品自有特達之知而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今有一時之偶遭所費不過一舉手而成千載之美談如披沙得寶不可失也不肖某東海腐儒也然頗自負平生不敢暴棄舉人世可欣可羨視之泊如而止以詩文自娛於世味澹故於世法疏無論家居在官一以僕心出之期於自慊不期于諧世故與俗

夷函文編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至鉅鎔而實無它腸也東海月旦評名士者亦於某屈一指而每慮其拙于涉世卽某亦自知其拙顧烈士壯心暮年未已希子長之歷覽而慕巴蜀山川之奇思一遊目廣厥見聞故不憚州縣之勞人川途之艱迤而抵于涪豈知涪之政務萬分難理而涪之人情萬分難調也不然涪州牧接踵而壞者至某而六矣豈宦涪者盡不肖哉其故可知也蓋涪之弊壞已極如膏肓受病盧扁卻步何況庸醫故治涪者和之亦敗攻之亦敗如前官和之而敗者也某則攻之而敗者也起念微有公

私而總歸于敗蓋早知有今日矣而回頭不早則某自作之孽也或傳劾疏有剝民之語皇天在上某豈剝民者哉此最易辨蓋剝民者必貪貪必酷不酷不足濟其貪某何嘗酷也祇病太寬耳不酷便知不貪不貪便知不剝民而或揣此名必起於撮提撮提之法一票止提一人難于躲閃故二十餘日迫解餉米二千撮提何損于政哉其它緊急錢糧或用此法糧自應完故被提者亦不甚怨而怨多起于清查錢糧錢糧之弊莫大於長冒舉一州之衙蠹土豪窟穴其中以供口食而某於七

年之榷最嚴於長冒是舉一州之豪蠹切齒于奪食而與官爲讎也因借名於撮提之剝民撮提豈剝民之具

哉此某所以寧死而不受也

此州人攜挈之說然都猶不著

唯年迫桑

榆精力有限而州事繁劇州民刁悍兼以兵荒故應接不暇驅策不前者有之然年老不及例在黜幽之典此某所私懇于守道尊求填入復命考語而不允者法應鐫秩何至重煩白簡耶業已至此尙復何言有獻計者曰此非求援于有力不可求援于有力非百數十金不可而百數十金非貧橐所辦也有坐以待斃而已然罪

者不忘釋猶痿者不忘起反覆維念竊有意于倪先生也龍門高峻向獲一登已消鄙吝承惠蓮湖諸草舟次展讀如病熱者一啜甘露通體清涼又恍如騰身千載上與少陵青蓮揖讓也輒私揣某雖無似亦於風雅窺見一斑倘得一當倪先生死可無恨祇恨身羈鞅掌無此清緣耳今幸脫鞅掌之羈矣又嬰禍羅之羈先生聞之能無惻然且先生不但言語妙天下而慷慨俠烈陳誼甚高聞某離郵大爲惋惜涪士之游于門下者具能道之儻惠然肯借一言可勝人千萬言然奉百數十金

于前而丐倪先生之一言亮所不屑卽令王生力能具百數十金爲倪先生壽倪先生憐而賜之言則某且收百數十金之益矣而無益于倪先生之毫芒某敢介紹于馮煖先生而祖其市義之說也倪先生獨無意乎王生雖不肖不至與草木同朽今在羅網實坐無辜而又乏百數十金資緣勢力妄覲倪先生以憐才之盛心陳屬雲之高誼一言九鼎起死爲生此特達之知亦非常之事當與晏平仲之救越石父競爽千載蓋市義之觸類而所獲奚翅百數十金之利已耶雖平仲之賢不藉

石父而重而有此盛舉傳爲美談比平仲于滄海而石
父未始無涓流之助也今王生雖鄙竊欲藉此以效涓
流之助倪先生肯讓滄海而不居耶則起死回生端有
賴矣嗟乎素位而行其境有四而患難居其一無入不
得乃證素功正己無求始稱素學豈敢妄事攀緣以圖
倖免哉獨念倪先生曠代名流慕義如渴而某罹曠代
奇冤故做同氣之求冀同聲之應此亦無礙于居易俟
命之學者也然斯言止可對倪先生道耳費一舉手而
千載誦義故願與先生圖之救蛇者以珠報救箭者以
環報某之圖報不在蛇箭之後而亦不止珠環之細也
事迫情切冒瀆崇嚴統希電矚

其二

日者家僮回拜領德音功愧甘陳而訟寃許同中蠱則
自今以往犬馬餘年皆明公之賜也銘刻銘刻某生不
辰代匱茲土見存殷鑒寧忽前車卽揆以情事去年八
月到任年內數月雖貪夫尙屬矜持開歲以來七閱月
耳而亂于流賊者四奔走于粵旱者三並奉明文停征
止訟安得空日閒工行其腹剝乎況練兵兵足措餉餉

足馭夷而四司不擾祈雨而穰畿屢降頗有微功有罪亦堪相準何至遂騰白簡也其中曲折頗難盡言然壞官接踵前後同羈當事者豈異人任而獨無動心耶今作楚囚不敢輕恩崇嚴然鹽車之乘一見孫陽而俯仰哀鳴聲戛金石謂知己之難逢而解衣之有待也某自省不忤絕無營幹謝事後始還故我反覺心開目明止有蠹魚作伍情景偶會小酌微吟聊以自遣高山在仰換一贈章信筆揮之得六十韻刻畫之餘自矜佻然繪天者難工而自繪者難肖索以金石聲愧馬鳴多矣

錄上一笑某之情事業已上陳眾謂不過罷官而奉旨嚴切不知究竟若何但得一代偉人爲之拂拭雖未白于一時亦當白于百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九鼎片言當代取重卽聞諸黼屨猶可妄覲于李石之開申錫也某非世法中人而繩以世法遂至下阱使當事者能破世法而一洗奇冤誠千古奇事亦恃有回天妙手曲成其奇又千古快事也不勝顛望沈冤不白因草一頌詞徧告神明併附呈覽迫切陳情語多不次

臨勘索書語涉吞吐而竟不肯發總是無錢不神流

俗固然又何尤焉但多費一番筆舌則輕信人言之過亦不諳世情之過也

寄江鄂都 大序

晨未離牀尋聞剝啄聲始起拜台刺乃知仙舟過此何不入城豈謂此閒不梧而枳耶傳諭爲某作中流之壺比于千金之贈也感極某事未審如何下落韓太尊作何語前日祇謂孽非己作而不知禍從何胎頃始得之蓋州中一班神棍結黨能作五里霧專媾上臺之承舍門役而與其左右用事者通線索太陽皦然霄漢而通

州官民俱坐冥晦中聽其撥置已前歷歷壞官俱此輩作祟而頃來轉熾某又不幸與前壞官同鄉又同住于涪此輩揣摩謂定受密囑當爲假手先設阱以待而入其陷中無恠也况領倉穀者此輩長支冒領者此輩通兩院贖亦此輩而事急嚴追又剜虎牙而能免其噬乎此輩既已得計則洋洋誇詡于稠眾中漫無顧忌憚何等世界也然此輩更有主使大抵中於先入之言俟晤時面授耳傳者又云老寅臺許以鄉紳士民公呈爲據而申詳上臺請之太尊而首肯果爾眞勝浮屠七級敬

拭目以俟

江令署涪初至極肯相爲後聞下石者周道尊竟至
推諉蓋江令乃周尊得意者前州官壞周尊遂委署
涪其人蒞事頗嚴州民不喜適撫臺別委來署江方
比糧正行鞭扑而報至一庭人或拍掌笑或戟手罵
江令抱憤而去及余壞官周尊又委署而衙役往迎
江令談及舊憾州棍聞之糾眾歃血盟于山寺謀所
以害之江令到涪三日聞之託詞回縣不敢復來遙
攝而已則州民之狡悍可知矣新牧夏公至余嘗密
疏渠魁數人示之謂必除之而後可行其志不但不
除而反任用之故余之職除糧羨外有七白金可以
坐追業已訴之當道批州審定而不肯行蓋有所畏
也

寄新涪牧夏公

雲鼎

恭惟台臺珍懷荆璞秀挺楚材夢叶三刀榮膺五馬此
大丈夫游刃發矟之始而樹駿流鴻之階也涪陵頗稱
繁劇不佞綿力謝材遂至鐵羽貽臺下後車之鑿可勝
汗顏顧鉛刀□□勦于芻蕘而利器不留行于盤錯以台臺

之才略有不計日而奏績者耶涪之曠官已久而士民之懸望殊殷所願夙信人之薦以慰來暮之歌眞以日爲歲某方待罪戚戚無怍不能組儷詞以慰記室適吏役奉迓前驕謹削荒穢附候台社外新刻一種寄上博笑主臣

寄高荊州

襟弟公素回附寄八行想達台覽聞流賊之亂貴屬亦有被其螫者仔肩有人想不爲郡使君累也川東初不爲備寇襲突至遠近震驚雖螫不及涪而練兵無兵措餉無餉百計拮据兵餉不缺涪又值各土司兵出入孔道初則調之兵來而賊退又復阻之阻之不去駐涪索糧公私不勝其擾百計調停弭耳而去自謂可幸無罪而忽中含沙之射遂絀巡方之簡尙未知駕之所稅也蓋涪當積壤之餘原未易料理而人情險悍鬼蜮豺狼在任一年爲前官作奴又爲前官受謗併爲前官羅罪原擬乞休而竟阻于流賊之亂則命寔爲之矣今新任爲石首夏公雲鼎隸在宇下臨發定當奉別敢借齒牙之餘用作十重之障又聞蜀撫終屬夷陵王公諱維章

者晤時併希鼎借鳴其無辜懇懇官役行奉候崇祉近
刻二種呈覽清風戒寒更祈寶重

夷困文編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困文編卷三

夷困文編卷四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束贖

與沈焦螟學正

憶幼從塾師尙課通鑑性理然已非全書蓋嘉隆以前
舉業家自經書外熟着二書并讀韓蘇文數十首便稱
好秀才芥拾青紫矣自隆萬來浸而之史漢浸而之諸
子浸而之釋典又浸而之世說語錄世閒書鈔竊已口
浸而無復之則有一種似古非古爲杜撰語以蒙世之

夷困文編卷四

一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俗眼文至杜撰而壞極矣物極而反自應復歸于毫蓋
文章止有二途曰敘事曰議論而昉於史古者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此文之府也司馬公通鑑萃千三百餘年
之敘事議論隳括成書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向來此書
難得今有善本兼之音注詳而批評不溷真近來學者
之幸而文運今當光復矣門下批閱此書多次知胸中
所吞奚翅雲夢八九而已耶竊又謂性理一書舉業家
亦須看蓋佛盛於唐儒盛於宋談理學自當以宋爲宗
今講學家往往厭薄考亭而不知陰竄于竺乾氏之窟

考亭先生先從竺乾勘過固已唾棄之而今人拾以自
雄又號于人曰吾儒也非佛也不亦芒乎而世亦有不
芒者乎恐嘈嘈者謬迷已極亦終當返于考亭之廬而
託宿也姑與門下私言之不識以爲然否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持百金與善言示賢者賢者必取善言不佞雖非賢者
做帚之業無關輕重得大序闡發之侈于百金多矣虛
而來實而歸在此行也猶曰去時此行李耶而終不負
此涪江之水喜可知已他日歸而得誇諸故鄉人人知
涪陵有文先生也豈不橫絕峨眉耶

與張百里孝廉

丙子

客中送客人所難堪况並有不堪之憂乎今聞掛帆不
遠在足下苦于辭父獨歸而僕又苦于離羣索處此時
情景豈堪相對也阮途乏贈漫題四韻于扇頭爲新膽
之助聞小白生霸心於莒而重耳生霸心於曹足下念
尊府君之阨比涪陵於曹莒而摩厲以往不踰半載當
有吉語聞僕雖同病曷敢望焉然亦足以明夫擊井已
作者之猶可以活也僕之快心寧有異耶勉之勉之子

日望之

答張南川玄仗

恭喜神君作牧謳歌在野警問旁達光我粉榆甚盛甚
盛獨曰炊入夢誠坦途中一隙然何傷於閻樹幸勿爲
楚如不佞弟天之戮民也前枉敢期昭雪行且執爨爲
王前驅當此潢池不靖疆場時聳得一當以報國亦男
兒分內事未必非塞翁之福也一笑弟平生於讀書弄
筆外鮮所嗜好今作楚囚藉此以代泣所最苦者欲讀
書而無鄴侯家可借欲弄筆而無題目可做茲承見委
得一題目心甚快之何至分俸以酬幾於跨揚州之鶴
矣薄福豈能消受謹附使壁還但勿令知其出自拙手
致索親手筆於牀頭捉刀人不可不慮也併發一笑美
人在望晤對無期言之悵惘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承惠珍果解我渴塵謝謝然僕竊有隱憂不敢不告數
百年前天於爾蜀生楊玉環又於爾涪生此果以詔其
舌而發其笑二者皆尤物也自蛾眉死于馬前而荔園
蕪廢涪人始得息肩今此果又生矣尤其果必尤其人

想玉環已生而足下未之知也天五百年生一聖人傾國佳人亦然玉環再生數使然也勞人害馬貽累不淺足下爲尤果主人得宴然而已乎幸蚤爲之計勿掩口笑杞人愚也

又謝惠龍眼

佳園有丹荔又有荔奴稱具慶矣可賀也茲承分餉感甚僕在閩久二果嘗厭餐今且兩提而平章之荔之狀不甚異而味則十不得五荔奴味頗相當但形模細耳然在涪陵皆佳品也猶惜所惠者廉若得三百顆恣噉之僕雖老不妨長作涪陵人卽蘇長公聞之亦捨嶺南而歸老於蜀矣

答文受之

承貺侈渥緣鼎烹不敢不拜日呈拙句聞玉體微有隙今遂霍然想檄能愈風不虛耳一笑貴鄉牡丹極少種從何來僕謂玉環已生不知卽在名園前知如神殊自詫也十不得五之評政爲門下桑土之微今可無慮矣且得消受珍品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再一笑但對花之約情則厚而期太遠荷父之夫方將捐此病軀爲天子

殺賊安能鬱鬱久居於此如有興當早圖之結好玉環
正在未浴溫泉時也何如

東受之

傾國名花願充下陳書生受享過矣美人尙爾待年戲
贈二絕畱爲他日催妝詩但勿爲有力所奪作壽王故
事然當今聖天子遠色貴德卽玉環復生必無入宮之
望溫柔在御門下得終老是鄉乎可賀也暑退涼生當
過名園乞斗酒酌花神白頭老人豈堪唐突但經品題
已非生客狂飲豪吟臨風灑翰能不靳爲余捧硯乎否

東園文編卷四

五四明叢書

一利園刊

與張海曙

宅報得便寄回而書郵竟埋魚腹萬金之緘併浮沈矣
可再題寄賤性木強不善諧俗取容分應罪斥尙復何
言但邇來世道蒞黎人情鬼蜮流賊易平曠波難挽又
不暇爲一身悲耳吾兄局外靜觀難逃玄覽將無其爲
扼擊耶聞之張驛宰謂黃令公過于寬厚弟亦寬厚者
不欲勉人以刻礪但此閒人多狡悍寬厚誠不可過吾
兄酌其可而微規之然弟之敗又在不能善事上官此
仕途急著而善事上官須嚴御下人又相表裏者也敢

於吾兄私布之爲令公百一之助

答聞長吉

捧讀奇教詩箋穩愜新轡較前梨關所示者大進吾鄉
素以風雅名海內近頗蕭索得老襟丈振起之雅道其
中興乎弟於此道似有所窺豈可與語不諗何日得謝
樊籠茹齋濁酒相與劇談之也弟居官愛民潔己可對
神明而悠悠世途所趨異軌蜀中更甚管敬仲馬棧之
喻信非虛語總是多此涪陵一行耳然數十年前草堂
入夢則此行豈偶然哉初亦謂履素而往不可則挂冠

東山表編卷四

六四明叢書

物類刊本

而歸不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入官如魚吞釣必無
脫理一挂議如絲入涅必無白理水本澄也忽疑而成
冰復鏤而成形曜靈一炤仍爲澄水其如覆盆之重錮
何也熒熒楚囚詎可告語幸有微癖一展卷百事俱遣
一哦詩百憂俱避最失意中覺有最得意處平生砥厲
恥借詩文爲重今無端橫遭誣衊又不能不矜此散帚
世有具眼讀余詩文定當知王生非竊鉄者此肝鬲中
語知己之前偶一洩之不敢與俗人道也佳篇未遑屬
和請以異日硃砂少許聊用伴械道屬山林努力明德

答葛無懷年兄

去人遠思人深警歎辱臨覺壽淫頓減感不可言木強
之人不諳世法遂墮阨塹慙然眾醉難醒眾濁難清使王
生而瓦全則世法無權矣使世法而免脫則王生無品
矣鄙人無知誠不願以此易彼今之遭豈云意外不足
詫也恭喜年兄功成名遂身退岸角巾而嘯傲撫青松
以盤桓富貴神仙洪厓避舍東坡所云一日是兩日猶
淺之乎論年也如漸鴻年兄政堪把臂不想化爲異物
閩中書來笑年兄多憂今又笑此公痛飲之未甞也如
弟之坎坷更恨死之不早矣然自入仕途無一念敢欺
明主今拜嚴旨猶云未蔽厥辜莫非命也順受而已台
教謂犬子輩頗堪鞭策季兒能文趨向亦正萬里省親
竟爲客鬼天運如此他尙何尤身繫蠻方無可與語遠
承芳訊忽發狂言恃惠子之知我

答李公起

遠遊巴蜀殊非夙心緣詩魔酷嗜名勝苦相鉤引拍肩
隨之誤投禍府悔無及已蜀多名勝苦不暇徧尋隨足
所至輒撰數言爲識圖異時室中臥遊不作生客也一

官長物不難敝屣棄之行豪所竄盡嚮以餬口儻仗庇東還亦擬市薛較書集以藉手不意他人先之然高才老手不難惠以一跛爲賣侑兒生色也何如

答王抱一

久擬飛騰不知何以尙淹驥足使賢友此時策高據要必能明目張膽拔不佞之素一明其不然豈至淪陷若此然不佞固不屑爲一世之人而賢友亦不欲關一時之捷厚積徐發定應一日千里有意相爲豈憂其晚耶賢仲兄質行直腸亦我輩人不意天奪之速令猶子想克負荷有季父提衡之則磐石之基也轉眼秋闈百祈努力佇聽好音用紓惡抱

寄馮凌霄

家兒至聞親翁初偶違和而近已霍然可喜也太母蔗景寢饋康寧可喜也不意有令弟叔公之變又不意有親母之變聞之悽惻人有不平輒呼天乃天亦有錯迕時而邇來似覺更甚如令子之俊爽小女之貞靜眞稱伉儷而並夭折又如家季兒文筆清超志趨端謹期以遠到而客死如不佞弟固無可比數然從來不受無名

之錢從來不作違心之事至居官潔己愛民從來不負
主上之功令而罪之以墨天有知乎無知乎雖勤修之
士不敢怨天而天實授人以可憾之隙恨不能叩虎豹
關一問之耳今最可念者在鯉甥有太母拊之不異所
生但恐有餘于愛而寡于嚴驕縱成習損其德性想親
翁自有義方而骨肉情深不自覺其贅也又聞親翁禪
理大進此於卻病不翅陳琳之檄弟平生不佞佛不談
禪然於禪理亦頗有會但與時俗所談者異倘得脫身
東還當促膝一相印可亦快事也內子同羈天末無日

表州文編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念小女大兒來始聞其變而又無刻不念鯉甥今歸
矣卽當走宅上憑檠一哭而弟又未得偕往興言及茲
五更若鶴不覺淚下濕紙會晤末期願言珍重不具悉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江干握別浹旬抵貴郡陽侯馴伏布帆無恙如天之庇
其曷敢忘且高情隆貺長途萬里可不俟耦而行何異
明夷折翼傳之雙翰邪三峽之奇甲寓內憶來時伏蓬
底如三日新婦閣兩旬餘始上峽所得不過皮膚今行
始得縱觀而在峽不盈三日又苦青翰之太迅耳前行

得五言絕廿首今得七言絕三十三首自謂刻畫殆盡
有句云兩暉度去佳山水不許巴人再品題使君聞之
得無笑其貪而忍乎度歸抵夷賊虜不到至沙市依然
肩摩轂擊而說者云賊近在五十里外滇兵勦賊見屯
沙市土人不慮賊而又慮兵云賊兵如梳官兵如篦但
恐江陵民無遺蟻耳則拒虎進狼亦使君桑梓之憂也
然篦細民不篦大家此其異於賊者耶初九日易舟次
日解維矣西望天雲依依若對書郵近在彭水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東雨文編卷四

十四明齋書

初開刊本

寄謝袁在周

鼎

罪戾餘息鄰于死灰而袁先生夔出流俗時屬盼睐臨
行惠貺旁及豚兒誼薄天雲銘佩無已解維後隨路淹
延至抵家則鐙節後矣老妻習于操家諸孫頗知向學
夙興夜寐機杼之聲與吾伊相和聊用自快嚮來坎壈
付之夢幻所患者貧耳某仕宦二十餘年塉田所獲儘
堪餬口昨緣辦贓半質富室兼之連年旱潦八口不能
無飢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問史藩尊尙駐涪否此
公爲臬司不知僕冤後轉方伯涪涪始知之屢諭州官

用情而臨發亦復醜臆感出望外晤時或偶談及幸爲致聲某之冤涪之士大夫以暨齊民萬口一辭獨衙臺奸民平日禁不得騁恐不無黑白倒指者有先生在必能不惜齒牙爲沈陰之隙日也先生宦成名立夷猶綠野安享大年何必乘雲凌霄而後謂之仙人耶戴盆之人徒有健羨役夫行急濡勒報謝不盡願言貴鄉如某某諸公併希致聲

與陳賓日侍御

某自負譴回裹足不復入郭緣衰朽餘生耳贖目眇艱

東園文編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應酬不得不匿影遁跡耳側聞臺下端方渾厚夔絕流俗私心嚮往久矣恭喜衣繡而立霄漢持斧而按西陲雪嶺峨眉聞風生色甚盛甚盛自愧不祥之身不敢握衣走賀想亦高明之所鑒亮也某破甑已不復顧壘塊今亦漸平而適聞鳴騶入蜀近死之心不覺復陽則以素砥清修一旦蒙之以溫蠖終不甘也家食時月且所評不必言矣至入仕尤加兢凜臺中景毅趙公昔按吾浙者其先福州司李也某在永福五年事之最久後膺內召在京每對人言羈閩八載徧歷諸郡邑飛英騰

茂者多矣至求真正好官當以王永福爲第一蜀人有
宦於京者親聆其語以相告不審臺下晤于鷓行中曾
談及否入蜀未期遂汙白簡豈一易地而改節耶其故
未易一言盡也乙亥春流寇入蜀破夔窺萬破竹之勢
距涪止三舍耳守道公時兼攝備兵督軍勦賊而家眷
在涪有囑重慶守迎之赴郡州民驚沸謂身方拒賊而
挈家遠避涪必不保奔逃者禁之不止某私計州多好
民盜魁滿獄民一逃不必賊也恐有內變於是暫留郡
艦飛稟道尊不得不聞言中止自是眾心始定城守無
虞而此公銜之遂下石矣揭報款款虛捏而勘官款款
實填有案不閱有證不憑白日麗霄陡然深夜冤哉冤
哉他日臺下駐節渝城觀風問俗當知鄙言不妄倘有
道及幸不惜齒牙之餘示以鄙人之素履俾公論昭晰
於窮陬則所沾溉不獨已溺之灰而已

四六啓

迎候江鄂都署篆

恭唯寅臺周家髦俊漢室循良宓子鳴琴已坐調于巖
邑庖丁游刃每借割于鄰邦才高斯隨地皆宜望重則

聞風率服故涪水蒼黔之眾久切望霓雖泥涂罪戾之人殊深傾覆蓋力疲卸擔方期烏獲之來前而路險覆車尙冀王良之善後貺臨有日跂望無時抱此寸丹抒之尺素仰希鳳覽俯藉龍光

江碧漢請啓

恭惟台臺韞深荆璞挺楚材翦四境之萑苻戎無暮夜栽滿城之桃李戶有陽春適牛刀借割于涪陵斯龍劍偶逢于延瀨雖尸祝之遞代必不洗索其垢癥卽驚驥之並形尙得彌縫其闕漏茲當攝篆之後隨值縣弧

東雨文編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辰正擬獻南山之杯不料鼓西江之棹無從對面奚自伸情喜蘭舟回自順流政繡斧登之上考得名得壽眞不虛大德之徵多富多男江永有子仍欲補封人之祝敬詹某日薄陳杯杓暫屈旌旄願執事惠然肯來俾下走軒乎欲舞挹彼行潦不堪王公之羞仰止高山庶領名賢之誨

元夕邀夏四雲啓

伏以獻歲發春品物生機已動月來塵去一年好景將臨預分天上清光散作人間和氣惠徼燕衍賁重龍光

恭唯某官才雄南國治最東川襟情與幽谷之蕙齊芬
標格偕官閣之梅並挺文學以飾吏治俗澣吹沙偃拊
以奠民生風還擊壤化徵期月又看雙鯉凌波節屆元
宵會見六轡駕海噓淑氣以催黃鳥轉光風以泛崇蘭
際茲佳景良辰兼以賞心樂事具允稱乎四美并猶媿
乎二難某辱在泥涂自幸蒹葭倚玉濶沾陰雨遂同草
木知春錫有百朋報無寸草茲者敬詹某日薄陳疏酌
暫枉文軒冀惠然其肯來不祕粲花之論將軒乎其欲
舞敢歌湛露之篇雖鄰女貧寒四壁獲分餘照而蓬門
寂寞三日尙挹留香何幸如之爲榮多矣

東園文編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文

祭季兒道萃文

維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乙丑距吾兒道萃之歿二
十有一日矣汝父右仲烹雞酌酒挾涕抒詞令汝從弟
道復展誦于萃兒之靈曰嗚呼道萃命止斯耶父不離
郵詎來茲耶來而就殞悔曷追耶爾父好修不諧於時
牧涪浹歲賊擾民饑潔身營職葺屋共知涸絀白簡罪
重身羈寃斯極矣舉世所希禍猶未歇而益之以佳兒

嗚呼痛哉人誰不死死乃及汝汝不應死亦不可死而
竟戕於二豎吾今爲汝屈指而數文筆清超矢志昂霄
豈應死耶性資寧靜遠途堪騁豈應死耶躬抱吉德幽
無鬼責豈應死耶三不應死而死及之不可恨耶父枉
螫傷待汝而償其可死耶母育且教闕焉靡報其可死
耶妻少子嬰誰翼而成其可死耶三不可死而死及之
不更恨耶豈陽九百六適丁其運耶抑命有所制而蒼
蒼者不可問耶嗚呼痛哉恆幹就木魂氣安之魂母他
之父母是依父母東歸汝提汝攜汝兒尙孩頗有僑資
跨竈可望志豈虛齎死生旦暮達者弗悲寄情杯酒導
以哀詞嗚呼道萃汝其聽之

贈孺人顯妣忌日祭文

兒宦于涪僅及期年賊烽旱魃憂勞萬千鬼域中傷竟
至壞官壞官不已罪駁纏綿萃兒客死魂滯荒蠻憶母
曩歲此日遐遷露浥雨濡足履心酸請借吾考降歆菲
筵生我劬勞厚地高天寸絲靡酬虧名辱先兒竊內省
曾無大愆遵承遺訓罔敢不虔自爲民牧夙興晏眠勤
勞職守拊恤滢鯨情面莫徇暮夜無羶父母所鑒詎有

飾言則于濁世稍障隕瀾莫推莫輓滅頂重淵公道湮
鬱有晒無憐吾考聞之髮應指冠匪以恤私公憤固然
上帝聰明洞開九關慷慨陳詞雪此奇冤俾兒衰朽早
得歸田嗚呼尙享

借張學涵祭向葵庵封君文

嗟黃虞之遞禋世已謝乎標枝波旣隕而不返醅以醢
而愈醜選方園而柄鑿恆結想乎先黎維靈修之醴粹
含厚德于赤子上踵武于巢由下拍肩于園綺誠老更
之前茅備昭代之惇史潞陽侯之汜濫古井覩而不波

東園文編卷四

十六國明帝書

約園刊本

致芬馨之溢口太羹澹而自和帝惠地于黻冕仍怡寄
于煙蘿遵賁趾之初絳薄儻車而徒步愛荔服之適肌
卻文錯而不御所取資于人世者彌廉而取償于造物
者綦富雖藏器于厥躬毓嶽降之人傑淵積厚而流長
森玉樹之庭列抱雌節以夷猶年荐登于大壺蜀最多
者名山集仙曹而作府匪夙契于冥筮胡德機之盡杜
茲稅駕于青城攬焦夫子而爲伍某等初並耕于海曲
茲並仕于涪廩雖聯翩而鎔羽喜旣觀乎芝眉齟齬流
以命酌望白雲而陳詞

夷困文編卷四

夷困文編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原刊本

夷困文編卷五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序引

梅園集序

今爲詩古文詞，尠不好名者，不好名文，不工好名而求工，則刻畫勝而斬炫華，不斬蹠實，將有離於情者矣。不好名，名不起，好名而名起，則請乞多而不得不，不應不得不，諛將有溢於情者矣。夫文生於情，離與溢皆病也。文人苦之而不能免也。安得有好文而不好名者乎？文未

夷困文編卷五

一四明做書
約園書本

嘗不工而無其病，此誰得以文人目之進乎道矣？吾鄉沈大若先生與其伯氏東霍先生、蛟門先生接踵奮起，隆萬間時，爽尚稚，初就塾塾師，談舉子業，推三先生爲赤幟。比余長游庠，稍稍旁窺詩古文詞，時又以詩古文詞推轂東霍、蛟門兩先生，未有及大若先生者。嘻！夫鳥知第五，不與驃騎爭名，而實未嘗減也。已而東霍先生有曲轅，居集蛟門先生有喙鳴，集偕其家人句章先生之豐對樓，集並行于世。大若先生遊岱若干年矣，梅園集始出，余得而讀之，稟刑於古而不僂孟古人取材。

於古而不餽飭古人吐所欲言抒所自得而不效杜撰
於今人粹然成家可與三先生並傳無疑者卽以詩論
之其結構之嚴磨礱之細推敲之密較兩伯氏不無小
遜至於不斲削而工不粉澤而妍如芙蓉之乍吐如春
柳之濯濯似有獨擅之長若夫賦序疏啓清和婉嫺與
蛟門先生同一抒軸稱競爽也然何以實不減而聲銷
也先生之仲子太學君余社友且姻也語余曰先君初
爲詩以呈家叔祖父句章翁翁擊節賞謂多作當出兩
伯氏上然不肯多作亦多不削橐閒嘗代筆併其橐

授之鮮有存者語兒輩曰我平生不好名亦不爲名所
累嗜此足以槩先生之品矣蓋不好名則心不染不染
故其韻清不好名則心不踣不踣故其神王不好名則
心不阿不阿故其理鬯鬯可發吾興而有詩興適而止
事可搖吾筆而有文事肖而止若御風之行天籟之鳴
宜其不刻畫而工也昔人謂文章小技以文得名固先
生之所不屑也而肯以文人自居哉蓋以文人自爲者
人以文重不以文人自爲者文以人重交相重也而品
則異矣某不敏夙受知於先生每過從必留酌猶記一

夕酒聞神廟卅立東宮禮成一座相慶曰此宗社之靈宰相之力也先生曰不然上意久定直以瀆聒者不止故遲遲至今臣何力之有焉當是時秉鈞者非文恭公乎而不私以爲功卽先生官禮曹不懇請十餘疏乎而不自居功并不出諸口若非賢孫庶常君觀禮部政則琅琅三大疏誰傳者又嘗以嚴刑切諫神廟奉旨廷杖幸追回得免疏存集中亦庶常君蒐故府得之人無知者若他人有此兩事而不嘵嘵自鳴者寡矣嘻不求名不矜功曠然立於四虛之塗而我無與焉若先生者

方之古大臣無媿也文云乎哉文恭居政府先生退而踰伏海曲絕口時事文恭歸先生勉一出文恭橫被謠詠波及桑梓甚眾不能加一字於先生非偶然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先生之謂矣是集也太學君極力蒐之十餘年至庶常君貴顯順風呼之應者四出近始成帙詩賦八卷文十二卷亟付梓踵三集而四之皆昭代之名家也同時而四名家並萃一門不亦宇內希有盛事哉噫藏必發天之道也闇然而章君子之道也明月之珠或剖腹而藏者不患其遺也連城之璧有別足而獻

者不憂其悶也先生有文而不炫太學君蒐而出之天
贊之也先生有大臣之具而未竟其施是在庶常君哉
是在庶常君哉

幽貞廬詩集序

身將隱焉用文之此憤世語也直患隱不真耳真隱必
文真隱之文必傳卽五蛇之歌不流映來茲乎若中實
敗絮而藏拙山樊衣草餐木目之爲隱則巖樵藪牧與
巢許爭烈矣所最害隱者少事吾伊壯媒青紫數奇弗
售去而剽竊韻語餽麗詞游大人以成名乞殘藩以

樊園文編

卷五

四四明叢書

卷四

自潤得志則雌黃要挾失意而搖尾乞憐自號山人而
隸名隱籍此又嚮所稱藏拙者之羞也秋蟲春蚓不離
穢壤卽聲振月露何關性靈安逃明眼蓋隱者見之副
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非兩人事也不得見而隱雖隱
而能爲可見故真隱必有真經濟焉四老翼儲通明籌
幄何其偉也又有真學識焉嚴遵解老向長悟易一何
邃也必有真操修焉閔逃豬肝梁辭熱釜又何嚴也有
經濟學識操修三資備而隱德全遊戲之餘真足千古
何患無文西塞興歌於肥鰕孤山振響於暗香彼直寄

之而非其貴也故文非難也隱爲難隱非難也眞爲難
以余所睹記隱麟先生殆庶幾焉茲誦其詩以論其世
先生矯矯敦大節而重操行孝友有至性居常率婦子
聚百順以事其尊人而伯仲壘篋白首雍睦以身爲教
不肅而成子姓彬彬有萬石家風所謂施于有政非經
濟耶生長紉袴而清真澹泊修齋謝腥結友空門皈依
梵釋三明八解極力研討一時林遠目以宗雷學深而
識超矣郡邑侯屢表其盛力辭不允則謝以詩不躬往
也世家名胄多顯者之游終不以貧故有所干請當其

在宦非但不往不復通隻字矣跼伏甬海亡翼名飛方
內賢達多通竿牘名可聞人不可見也于石之介此尤
隱君子之本色而可方古之沈冥者也先生兼備隱德
故發爲聲詩內協於情性之所適而外觸於景物之所
迎法往稟古不作古人之優孟辭來切今不墮今人之
杜撰清和隱邈卓然成家可與玄眞和靖並傳者蓋其
識高故寄意閒遠其志潔故發聲清越其養醇故措詞
溫厚其神靜故練語精深閱其詩可知其人自有明眼
者在先生內足於懷故詩不多作屠豔叟爲選刻二仲

詩與其友蔡用拙其之又嘗刻行藥吟茲集則令子公
實偕二弟哀佚稿暨晚年作成帙將授梓而問序於夷
生也輒不能窺先生之深願夙以微尙取重於先生而
公賞又余友壻先生抱潛德執古節編之高士殊無媿
色衰世紫芝千載旦暮而蠅鳴驥附曷敢辭諸嗟乎隱
見之義不明于世久矣真隱難真見尤難有真見則稷
契之功可許有真隱則箕頰之躅可追鄞亦仕國也豈
無以真學識抒真經濟而操修不滓者乎當有揭之與
先生角立不朽者竊有厚望云

夷園文編

卷五

六四朔叢書

一約園刊本

赴公錄序

自兵農分而天下無兵文武分而天下無將非無將也
古之將所尙非武也且古非直文武合也先王教人以
六德六行而佐之以六藝藝兼射御此不盡爲戰用而
戰者藉之有餘用當其戰斯有武名而不過出文事之
餘緒猶之寓兵於農人盡農也戰而後有兵而農豈兵
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帥曰敦禮樂說詩書禮樂詩
書非文人之業耶何關於戰事而戰資之其說在紀消
子之養鬪雜也疾視盛事未可應影響未可望如木雞

而可矣異雞反走矣走非鬪之力也今之用將用其疾視而盛氣故必見長於鬪勝則鷗張不勝則瓦解蓋所恃者氣勢不竭者故孟夫子薄守氣而談養氣其養氣也歸之自反而縮其徃萬人者卽其揣寬博者所謂望如木雞者也故其爲帥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不戰而勝可以百戰而百勝蓋無以勝爲也而後能全其勝所得力於養者深耳雖然談古道於今猶推舟於陸豈易行耶唯是破資格略玄黃廣蒐異才而寬以文法庶可得名將於韜鈴之外涪陵王生非服子衿而習詩書者

耶余讀其赴公錄一試於蘭酋再試於流寇而擣巢護餉援黔保達彰彰可紀入部院之題敘奉明旨之紀錄此韜鈴之效耶抑詩書之力也嗟乎今之人不出於農出於募其人率市井無賴浮梗泛萍而將以嚙啗武人勝不預操戰難必克雖謂之無兵無將亦可安得真豪傑陶鎔於禮樂以斂其鏗淹博於詩書以老其謀其行兵也不期戰期勝其用士也不以力以心士可赴深谿而兵能動九天前無橫敵後無遺患唯民是保而利於主蓋合文武而神用之國之寶也文武合雖兵農分何

害王生勉乎哉本難其養而需國家之大用未晚也

捐助籍引首

竊以流賊之害幸不相及不意土司兵鱗集于涪壤徧民貧其何以堪各土司以急公來其名甚美吾涪爲主不得不稍爲優待以順適其意庶以弭地方意外之患此州官之責也而利害與本州父老子弟共之今公帑旣殫私橐如洗安能空手以應唯是賢士大夫尙義富民誼闕桑梓則稍捐餘資而有濟于地方亦高賢之所悅行也昨已面相商推無不首肯所願或捐銀若干或

夷困文編卷五

八四明禁雷

約圖刊本

捐米若干親題于籍米不必出困銀不必出營登籍之書卽爲實收之數或用以餽其主將或用以犒其頭目或用以餉其軍士需用之日持簿奉支幸隨給發兵去而止衙役不得侵沒而文錢斗粟俱收實用俾遠方夷人感吾涪之好禮崇義而犬羊驍悍無所發其怒而肆其毒此無量功德也地方幸甚守土之官幸甚

太平廣記鈔引

余絳吏議兼以羣兒客死奇冤靡控沈痛莫舒而久羈天末隙駒難遣乃從沈學正鴻儒借書得太平廣記閱

之大都怪怪奇奇可駭可詫余且援奇怪以慰坎壈引
駭詫以破醜傷覺白日之稍適也書凡五百卷讀之可
喜可愕而性苦健忘隨閱隨鈔止收其可備法戒廣見
聞資撰結者匪是置之矣卽事堪膾炙而於他書習見
者併置之文繁者汰句冗者裁期于帙少而括多臧行
筭便齋持自適已玩而已鈔始于乙亥冬孟之朔竣于
丙子春孟之晦得卷有四七旬老人目眇手戰猶埋首
以事鉛槧自笑其癖然余平生無他嗜好匪此不堪作
熬鍋裏清涼散也

論

翼儒五論

丙子季夏羈涪無事偶閱周文穆公識小編載隆萬
兩朝從祀議頗詳薛敬軒議于嘉靖閒以無著述少
之至隆慶五年始定王陽明陳白沙胡敬齋嘉隆閒
屢議不決定于萬曆十二年唯敬齋無異議陽明白
沙不與者什六七申相公主持而定議者迄今未息
也嗟乎從祀之難如此國家何賴焉愚據一時臆見
以論從祀而繼之以闢異正學共五篇錄存以請正

於高明

論從祀一

高皇帝以僞術作人二百七十年矣希賢希聖者應不少矣而從祀廟廷寥寥也竊爲國家羞之愚謂從祀一典所以表揚先達激勸後來至鉅重也收之宜廣不宜隘所收之人宜實不宜虛夫子天也豈真不可階而升哉則四科其階也聖門所揭而示也德行得夫子之臧腑者也言語政事文學得夫子之支骸者也雖各得一體而厥運通也天大而妙用無可見而寄之四時聖人

夷因文編

卷五

十四明教書

約臨刊本

大而盛德無可名則列之四科引四科以爲繩而聖人之徒世不乏人矣愚謂德行當以成仁取義爲上而性命之潛修素履之无咎次之政事當以安社稷託孤寄命爲上而疆場之長城循良之保障次之文學以發揮聖蘊啓佑後學爲上而詞章典則楷模藝苑次之言語以使四方不辱命爲上而排難解紛次之此皆彰彰有補于世而議從祀者所宜並采也蓋夫子志行道者也道不行始明道以覺世講學者洪流之支派也六經者傳家之空籍也夫子之全體大用阨于時而薄發之而

安得執此以局聖人哉今且張四科以爲羅而天下如此其大也人士如此其眾也分之而聖人之一體在在有也合之而聖人之全體時時在也收羅廣而羽翼多然後見聖人之尊而異端不能抗然後見聖道之大而異學不能侵聖學之階得人皆躓躓上進而入室者必多入聖之途寬人皆躍躍奔起而及門者益眾上下古今原屬聖人之土而恢復于一旦豈不快哉今議從祀止論德行已覺偏枯而德行必須講學講學必須著述講學畫餅也著述土苴也皆虛器也憑講學著述而信

天國支編卷五

十二四明放書

約園刊本

德行亦影響也反不如政事文學言語實有補于世而皆可以證聖況德行之大原不盡于講學著述耶試以愚說求之則古來名世盡入聖廡而國朝再闢混沌人才較前代爲盛不止寥寥數人已

論從祀二

聖道至大而隘之自司馬遷傳儒林始漢興以來如董廣川尙已外如張子房賈長沙俱爲儒傑乃不收而止收其傳授五經者夫子天也五經天文圖也漢儒將此圖轉相摹搨而未知天咫也無識者遂指五經以盡聖

人而傳經者卽聖之徒然則聖之希天也止當一保障
氏已哉至宋儒據圖以測天而始見天矣然見天不同
有管窺者有井觀者或啓牖或登臺而歷四時窮四際
所見皆天而小大懸也各舉所見之天以相較而天又
不同各自是其天而儒門又爲訟庭矣如朱子同時而
象山爲之抗易世而新建與之爭同爲吾道中人而至
操同室之戈非其所見殊耶象山新建謂游貢之徒俱
未聞道聞道止顏子而其學不傳游貢之徒以聞見爲
學一派流傳貽弊至今爲閤豈其然乎何淺視諸賢而

拙視夫子之教也夫子明道以鑄萬品七十子皆人豪
也親炙大聖入其鑪錘而游貢之徒又其表表者謂其
有茫然者乎愚謂夫子無道外之教諸賢無道外之學
謂夫子以道教而諸賢未之有得則學者虛矣諸賢不
堪傳授而夫子猶以道強聒之則教者虛矣夫子無虛
教諸賢無虛學則遊聖門者於道必有契矣愚謂顏子
見天之全者也夫子之嫡子也主鬯者也諸賢亦見天
而未全者也眾子也若無嫡子亦堪承祧其血脈通也
其有得于道同也宋儒自珍其所見之天而盡拒人於

天之外如漢董唐韓率有貶詞卽同時如溫公堯夫俱不滿焉豈聖道真有祕藏如赤水玄珠不堪摸捉者哉道本大而自小之聖人之徒本眾而自闕之噫此亦宋儒之過也蓋營宇狹小收羅不盡知象山新建不免跳出範圍之外矣以此言之宋儒雖云見天乎恐亦未必登臺而望歷時窮際一覽周天之全也今之議從祀者祖宋儒之論而摘剔綦嚴旣而以帷牆之見又或參以儼伎之私宜其入彀者少也不然國家崇儒二三年得門而入者儉于四人吾不信也

論從祀三

宋禁道學遺恨千載不意我朝從祀之議名爲崇儒而較之禁者尤酷也夫從祀之設爲後學樹標使望而趨也士子積學力行沒齒不倦始成儒名何其難也及議從祀與舉者千百之一而議者吹毛洗垢本來完體轉露疵癥則後學何苦冒求全之毀耶不但是也國家崇儒非名而已也將恃以投艱遺大匡王安社大有造於世也乃議從祀者右山澤而左巖廊卽及巖廊又似右恬退而左經濟枯槁寂寞之夫雖操修無玷然能保身

不能濟世豈足盡大儒作用哉則主議者似已失其宗旨今從祀四人得一新建差堪吐氣而議者以禪譽之至今未歇也嗟乎以新建之氣節功業豈習禪者所能辦乎使習禪而果能辦此禪亦何害於世而必以爲習也不知禪之所挾以豪皆吾儒故物儒不能守而被竊之我探得之反曰此彼家物使吾儒不敢近可嘆也夫明心見性竊吾盡心知性之似也戒定慧竊吾定靜安慮之似也總禪之凡曰空竊吾無聲無臭之似也故曰吾儒之物而被竊之禪似儒非儒似禪也卽謂我似禪

而大倫未嘗棄也情愛未嘗割也事物未嘗遺也則似禪而實非也何可訾也嗟夫逢掖皆儒也有志於道者幾人將淺求之日用則曰平平無奇也既不能取勝於竺乾之門將深求之性命又曰此禪也而其擯之宮牆之外進退維谷莫知適從何怪乎眞儒之少而儒效微也則禪之一字錮人更甚而從祀一議不且爲厲禁于天下耶愚謂論學者不必索之窈冥而直論人品論品者不必求之高奇而止論大節德行言語文學隨其資性而自處一科隨科可以濟世亦隨科可以證道

而並許之從祀其恬退無求者修身見于世而矢力助
勩者德澤加于民誰非聖門之傑卽學之似禪非禪何
足計耶夫如是則從祀一典果足廓吾道之藩而大吾
儒之用國家斯得崇儒之益矣

論闢異四

學者未見道之何若而好言闢異端蓋祖于孟子孟之
闢楊墨也惡其似也夫子揭仁義以垂訓而墨似仁楊
似義聖道如扶桑之日而薄蝕者伺之故孟子闢之曰
兼愛非仁也爲我非義也究之將無父無君夫楊墨初

夷因文編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非有意於害天下而當其時亦未見無父無君之狀以
是詆之不幾深文乎蓋慎防其初不得不爾楊墨熄而
聖道孤行誰力也今之異端釋老是也而釋老害道又
與楊墨異楊墨者窮其弊至無父無君而釋老不耕不
織不婚不宦明以無父無君率天下乃儒者不此之闢
而闢老之虛無釋之空寂何耶不知虛無空寂吾儒所
有而二氏不能有也二氏竊吾所有吾又推而與之乃
操空卷與之爭而彼得挾所竊以自雄如鼠鬪穴中烏
能勝乎夫子四絕中庸二無學者所習聞也安見其不

虛不淨不空不寂也故曰吾儒之所有也二氏易其語
不易其義明標虛無空寂爲宗而思以易天下乃謂其
不能有何也空與無可漸造而不可力求可心悟而不
可口詮也今夫吾身自無而有有復歸無理也天壽不
貳修身以俟吾儒之卽有卽無也道家煉氣存神而求
長生非貳耶且何事留此流浪之浮軀而疣贅於天地
閒耶故無論其無不死也卽不死而愈見其不能無也
人有生卽有與生俱者皮骨連綴而不能遺也故應事
無事接物無物用情無情此吾儒之卽色卽空也釋氏
屏去人倫事物以求空空未必得而離其色矣烏云空
卽是色耶試反印之心與性有男有女而不配偶需衣
需食而不耕織生育于率土而不肯爲王臣安耶否耶
而烏云明且見耶心與性寂物也心性不安而謂其能
寂否也無可也併君父而無之空可也併君父而空之
人道絕矣以此爲闕彼將奚辭而猶非窮原之論也爲
吾儒者遯命得性率性得道日從事于戒懼慎獨日調
變于喜怒哀樂澄汰功深中和交致則所云四絕二無
必有迥然自會可知而不可語人者我家安宅向來無

人主守而二氏潛窟其中主人一旦自反啓扇鏹而寢處其中卽洞開諸門直達堂奧綺繡珍寶縱橫羅列過之者曰彼有人焉誰敢窺耶則二氏將窮于巢穴之無所託而退處寂莫之濱餐松面壁自固其壘而不敢與吾抗矣此不闢而異端自消者也孟云反經歐云修本此物此志也

論正學五

夫子言下學不言上達故朱子致力于問學而希言德性此孔門家法也言下學而上達在矣言問學而尊德

夷園文編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在矣象山不知而議朱學爲支離朱陸相選而俗士不知強爲和解曰朱道問學陸尊德性朱非支離此言出而支離矣朱不尊德性則問學何爲乎陸不問學則德性何繇尊乎朱子謂門人曰象山之學主於尊德性吾黨覺於問學邊爲多故欲舍短集長不墮一邊此朱子虛心求益語爲門人致防而遂援爲二家斷案非也然朱子不薄象山能收象山爲吾用而象山不能也先立乎大自標名目亦自不差而厭薄問學曰六經我註腳也不幾侮聖人之言乎陽明猶夫象山之見也陽明

得解于禪見其談心性談覺炤有當于吾儒之上達而用以發揮吾儒之奧此特達之見也所謂探故物而還之者也朱學雖大行于世而數傳之後誠不免於支離陽明起而挽其末流還其本始羽翼紫陽俾儒道中興豈不快哉乃信已太過而培擊紫陽何也陽明不欲襲禪之覺炤而言知又不欲祖宋儒之致知而言致良知致知聖經成語也贅一良字豈聖經所致有不良之知乎謂致良知一了百了無事問學故凡於聖人言博文言聞見言學識盡矯揉以就已至格物者致知之門也亦作格去物欲解物自物欲自欲解物爲欲可乎後來知朱子之不可勝朱學之不可非乃搜括其平日性命之語輯爲晚年定論以相媾朱之論非盡出晚年而陽明之論至晚年而定也然何不明目張膽直指禪門上乘爲我家故物直認向來之參商爲未定之初見以歸宗於朱子而猶作英雄欺人語何也蓋吾儒以達天爲極無聲無臭是也遵朱子之軌轍未必人人達天而其路是也舍問學卽非路也如攻舉業可以掇鼎魁未必人人掇魁而其階是也舍舉業卽非階也故學者第就

居敬窮理中勉勉循循勿忘勿助此下學也而上達基焉卽未達天而得志則膏澤及民不得志而名教自樂終不失爲吾道中人也若厭此之難幾而別求捷法向禪門而擿埴焉則彼之學原非達天之路而安能作我津梁耶陽明能取禪爲我用未爲大誤而傳其學者誤矣黠者窟于不儒不禪之閒以行其私而愚者往往銜璧竺乾之宮而甘爲素王之叛臣此亦陽明之過也愚謂聖至夫子而極儒至朱子而極學道者斷斷乎當取道紫陽以入夫子之室有談教外別傳者斷斷乎其爲邪說不可不距者也

辯惑論

讀薛濤詩作

好色掩德尼父興嗟以觀薛濤宜其然乎濤父官蜀客死無子妻女流落良亦可憫濤本良家女何至失身爲倡倡家以色事人取容悅已固無庸道節鎮何等官披籍徵豔用娛讌寢亦已過矣生薦較書死撰墓誌何爲者耶施此于貞廉好修之士豈非卜子所云賢賢易色者而匪石不轉也濤又能詩兼習淫巧自製深紅小箋寫韻語以傳悖託鄭聲而市媚誰無憚悵癢心而人所

曹好詩得半焉匪但色也此其稱尤于狹斜者乎乃薛之箋倡家小技有何謬巧而竟與關之刀諸葛之巾鼎起於蜀而流傳至今也蓋巴箋蜀錦並稱方物巴箋厚重不堪行遠而微池之紙遂以輕細勝之巴箋不欲充貢而易之以薛淫蝶之物豈堪上供藩王此舉無乃婦寺之忠當與洛陽進姚黃花同譏乎物既上供雖小亦重於是擇士女秉蘭之辰祭井汲水然後染箋染畢鐫井箋無臆染井無他汲箋無濫用凡以上供故而好事者乘人不見臆揣謊傳謂井花靈異自發猩紅若見怪

焉余至成都訪諸識者謂有藥瀆水始能發色說者猶似謂紅出于水而余乃決其出於藥也今井在錦城東南可十里去濤所棲百花潭碧雞坊相遠生時製箋不曾汲此閱千百禩而淫魂朽魄能爲幻于不汲之野井無是理也大抵蜀江之水善發彩色濯錦倍瑩故古設錦官至以名其城而蜀錦重于天下汲水染箋當亦有異余昔權舟錦江順流東還見涯上屋四楹前擁一亭舟人指曰此薛濤井也余欲登覽恐稽程而止井故臨江水與江通藩王不汲江而汲井以別于上供也乃知

蜀箋薛箋一箋也薛但縮而小之色加麗焉無他奇也
江水井水一水也井則鑄而私之靡究詰焉無他怪也
見現雪消真堪一曝而巧爲妝點以成其名將尤物之
移人耶抑人之自爲謬迷也今有伯夷之清史魚之直
魯男子之貞將謠詠之不免而誰其好之介石滯淵鮮
弗蹶者茅靡波流罔弗亨者今涉世而遇合無菑難而
公卿人盡濤也聖人所爲恫也宋人詩有十樣蠻箋出
益州之句謂謝公箋也謝名師厚熙寧間人創箋樣以
便書尺色有十品人咸用之薛止深紅一色而染以麝
脂最爲靡麗然更梅溽則色敗止供一時把玩正倡家
伎倆非謝比也詳見費著譜因知今吳閩所製各色小
箋並倣謝公謝亦名士陸務觀入蜀記載其魚洞題名
而箋掩於薛無名謝者又一慨也宋人輯全唐詩話蒐
及猥瑣而獨遺濤知濤詩非前代所名大抵薛箋緣上
供以重而詩又緣箋以重今成都有濤詩刻本社友李
公起見而付鈔跋其末簡以示且問序焉余閱而疑其
贗也倡家詩原本鄭衛情詞豔語乃稱本色集中本色
語殊少蓋射利者參和他詩餽餉成編而真詩十不一

二也十離之命題頗似本色而詩出薛書記之手元載徐興公有辨矣聯詩之撰語太露本色而田洙何許人不預唱酬二十人之列何耶余故知其賈也不欲虛公起之請而復之以辯不以序公起讀之跋中之疑可釋矣嗟乎狐之魅人也人不知也醒而知其狐靡不惡之濤之魅人久矣竊欲呼而醒之耳豈好辯哉

余作此辯折以理者居半已閱四川總志不載薛濤井知濤初無井也今之井緣汲水染箋而俗人名之耳志又載濤五言絕句一首跋云濤詩罕傳聊記于此志修于嘉靖壬寅同修者三人楊用修預焉而藝文志出其手跋乃用修筆也博洽如用修且生長于蜀而不見濤集萬曆閒忽有刊本此何從來哉併識于末以證余言之不謬

韓淮陰論

韓淮陰之不反王元美辯之詳矣然可無辯也淮陰人傑也卽反必不通陳豨豨么麼子耳絳灌舞陽信羞與伍肯逐躡躡之豕附游釜之魚哉故知其告反者詐也然淮陰之誅實自取之不繫反不反也帝猜主也況信

又帝所遜爲不如者深自韜抑猶恐不免乃齊地一定
卽請假王楚羽固陵違期不赴固人臣之義乎請假王
而得眞王緩攻楚而得王楚方自快得意而帝已眈眈
其目矣夫有功則賞固馭世之法也挾功而責償則商
賈之態也淮陰以商賈自爲而冀其主之腹心視得乎
哉甫王楚而告反者至矣其告也帝教之也僞遊雲夢
亦明知其不反也使眞反也萬乘之主無端而爲荒澤
之遊投虎穴耳信其爲我禽乎甚矣信之愚也猶與帝
較將兵之多少多多益辦此正帝所深忌而不知諱也

當是時帝欲誅之矣猶恐諸功臣人人自疑姑俟之淮
陰猶招豚于豎俟時而付庖人耳至陳豨反而告信通
謀者又至矣呂后使之也帝之意也豈必其眞反乎哉
當項羽之滅天下已定爲信計者能解印綬還爵土束
身歸命賞否聽之上裁猶可幾萬一得全亦人臣之誼
應爾也乃帝猶未帝而信乃稱王漢王楚王若顏顏然
無論帝不甘也信之心安乎哉是時信與布越鼎足稱
王乃向時分王六國之舊局新天子出掃除反側混一
區宇當定經制陶冶萬靈與海內更始而信等守殘局

而無變計其誰許之帝剖符定封蕭何元勳爵止通侯而信欲以王封終乎故信卽不反必無自全之理猶幸不反而以反誅千百世有憐而弔之者差信于布越耳嗟乎登壇數語闢進取之門庭決楚漢之成敗識在良平之上一受事而席卷三秦檄定齊趙功在諸將之上人傑之號不虛而至其居功智不如淮陰城邊泝滌婦可怪也雖然淮陰信人也恩怨分明者也千金報漂母已見一斑謂我奮勇略以博功樹功以博封爵如市賈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長享所有而無患矣而詎

料其至此也當夫楚漢相距智勇俱困信一搖足漢事去矣其終不背漢者感在登壇一拜報千載之知己也帝獨不念此乎必欲誅之無遺患身後則戮止其身止矣而錄其後以嗣淮陰之封亦奚不可而夷及三族漢之少恩所爲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悲夫

四皓論

四皓商山之隱人也名何以亡翼而飛入于帝耳其人何以無紹介而結想于帝心帝欲易儲何以不聽羣臣而聽深山野人之片語則四皓之所爲隱者可知已蓋

卽子房之流也子房道見而心隱者也四皓身隱而道見者也身隱道見故以山澤之癯能拯皇輿之敗績道見心隱故以帝王之佐能藐富貴於浮雲蓋其盟一心四皓豈相襲各行其志而道實相成者也顧子房可知而轉不易知哉其可知者身之隱而不可知者道之見也故劉會孟楊廉夫謂子房贗爲之帝何如主子房何如人乃效趙高鹿馬之詐乎按史四人應聘在高帝十二年以前十二年黥布反帝欲遣太子而卒親征固四皓之力而帝不知也至十三年破布回四人始從太子見帝商山不在天上四皓亦在人閒贗之於輦下歷三載而有不敗露者乎其非本不待辯而吠聲者羣而是之俾四人面目溷乎僂孟者三百餘載至陳眉公而始反其眞亦幸矣然不謂其爲帝屈而爲子房屈又非也易儲一事子房非不諫不聽則有不可則止之義在亦大臣之體應爾何必乞靈四老人耶眉公蓋誤於始終爲韓語耳故謂子房借漢以報韓讎又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感其報韓之忠而身羈于儲之未定故出而定儲以遂其去路本坦直而故涉紆迴不覺對面而九疑

矣夫子房報韓止有博浪之椎橫陽君之立耳立橫陽以續韓之祀而報韓之心遂矣及橫陽殺而報韓之計窮矣天實爲之可柰何子房少授兵法于黃石他人不省而獨沛公針水契也天所授也乃不以身許之而身在漢心爲韓可曰非懷二心以事君者此漆身之士所深羞也何以爲子房子房二心而又有爲之效忠者何以爲四皓子房之弗知而能知四皓乎余謂四老之出爲帝也所以報知己也四老人山中賤士以帝崛起英雄主致塵數歲之求又不敢以遁逃爲對可謂非知己乎四皓已心許之矣欲報之而未有會也帝業成矣鼎足定矣一旦以豔妻少子之暱而動搖其主器者此危亡之醜也且陰凝冰堅者垂二百年四人蟄伏以待天下之清有帝爲破暗之陽靈而扶桑甫耀露曠乘之何忍懷寶迷邦負此知己之主耶士爲知己死其願爲太子死者爲帝死也其意何等宏遠而乃云爲子房且爲子房脫身計也是千金之劍匣藏有年而借人刈葵愚不愚也然四皓何以不出而仕也曰有子房在也四老人與子房一道也四皓所欲爲子房能爲之何必我子

房之功成卽四皓之功也功不必自己出也至子房所不能爲然後起而助之四皓之功成亦子房之功也功不必不自己出也同明相炤同心相應同志相成兔絲伏苓根相屬而人不知也至所云輕士嫚罵故義不辱則權辭也帝所罵酈生陸賈輩耳罵子房乎不罵子房而四皓憂其罵乎其作此語意將有諷焉借嫚罵以形太子之仁孝嫚罵而士不至仁孝而士願爲之死轉移帝心未必不得力於斯語也至云太子仁孝則眞矣太子之得爲帝乃四老人奪諸如意之手而畀之他日友

愛如意何等篤摯非母后虧損其德眞守成賢主也乃又有作安劉滅劉之語何其謬也然其事則大奇矣子房不能定儲乃招四皓知四皓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招也子房一招而四皓至四皓知己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至也此如后羿張弧羞以米則不發者也夫匹夫有志尙不可奪乃攫天子之逆鱗而能必得所欲乎則其故可思也夫四老人非生長於商山者也蓋四方之傑也而聚處於一谷又非萍水之偶合也必有事焉所談必天下之大計所商必濟世之鴻略其議論風旨必

且流布於寰中卽漢廷諸臣未始不捨其餘唾以自樹
尺寸故帝習聞之而傾嚮之方且等之耕莘築巖世所
希有故一見其從太子遊而威霽於邂逅之適願膽懾
於羽翼之已成至獻歆飲泣而不難割肌膚之愛此豈
口舌之力而朝夕之故哉吾故以爲身隱而道見也此
而可賈爲之乎燁燁紫芝可以療飢人知五穀之療飢
而不知紫芝可以療飢人知用世可以濟世而不知辟
世可以濟世故賦詩見志焉乃知四老人身無日不隱
道無日不見故一日之出勝於蕭曹之畢世經營而一

東園文編卷五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當機匹于子房之運籌幃幄子房佐帝創業而四皓
佐帝垂統其功並大而勞逸懸矣則有子房之勞而成
四皓之逸人知子房之用四皓而不知四皓之用子房
也噫定儲一事亦天不欲四人之泯泯而假此成其名
耳若儲事先定四人必不復出老死山阿誰知者而彼
不悶也況能以定策功稽冥鴻之羽哉竟使嗣帝圖報
之無從而志去思於片石是利心斷名心亦斷此何人
所能幾殆易所稱龍德而隱者乎世上若有仙人則四
人是矣乃子房空注想於赤松耳猶有戒心焉自稱家

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報讎強秦天下震動若自負此平生最得意事蓋著其功于韓正以微其功於漢一段苦心有不可對人言者而人遂以爲實然也唯四老人知之故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此招隱詩也爲子房發也當斯時子房亦自恨其不得爲四皓矣乃知四皓真有大過人者然非好爲奇也止安其出處之素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之有無分而隱見之身未嘗分能爲隱者必其能爲見者也卽隱見之身未嘗不可分而隱見之道未嘗分故善爲見者身見而道行善爲隱者身藏而道見也孔子不生於無道之天下乎其身宜隱故自列於逸民而環列國之轍聞邦君之政又極之而垂萬世之憲皆其道之見也故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至接輿耜耕荷蓑輩惓惓引之蓋此輩皆忘富貴之人人必忘富貴而後可與之濟世故孔子以斗筭鄙當時之從政者而注意於此輩恐其知隱而不知隱之道也不意子房能知見之道而四皓又能知隱之道隱見殊而忘富貴不忘天下不殊宛然孔氏家法也至輓近世而隱見分矣於是隱不成其

隱膏肓痼疾之弗瘳而甘與洗耳同波見不成其見富
貴利達之妄求而竟與乞墦爭食見者既少子房而隱
者竟無四皓卽求一知四皓者而不可得也噫

夷困文編卷六

明鄞王嗣直右仲著

辨枉

柳下惠

柳下惠坐女子於懷必無事實此古人不落蹊徑之譬而立言傷於過巧耳魯男子學之亦脫去蹊徑者非拘也蓋善補前人之過者也

仲弓

夫子犁牛之言只與仲弓泛論聖賢之生超世而俗塵

夷困文編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中有眞品眞品未必見知于人君子自能振拔于俗如舜之在畎畝說之在傅巖自有人舉而用之發論之時必有所感今不可考而遂謂仲弓父賤行惡豈不冤乎聖人豈有對子而犁牛其父謂非面談則聖言有背面矣仲弓聞之其何以堪朱註雖有自來似應削去

樊遲

遲問稼圃謂其麤鄙近利亦冤也聖門喫緊用功鮮出遲右問仁問智不一而足從遊舞雩猶發治心之問至聞知人愛人之語既辯於師又質於友不達不已豈麤

鄙近利者彼或見夫子道不行興嗟于浮海居夷故問稼圃爲遯世計或是狷者之流非力不食故發此問便是硜硜小人如云小人儒亦非嗜利只局量褊淺便是安可說壞樊遲亦朱子祖述之誤

冉求

冉求聚斂非剝民也其斂者亦分所應取但季氏攘自公家斂而歸公家則可斂歸季氏便是附益謂非所應得也章首冠以富于周公其意可見求之罪總在仕季氏不在聚斂季氏之能臣便是魯國之亂臣故夫子惡之

梁固文編卷六

二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張子房

子房誅秦馘項爲韓報六世之讎而因事納忠動中款卻功成身退毫無繫戀高帝輕士嫚罵獨尊之不敢名出處語默不媿賢者余以子房爲一代儒宗而仲舒次之宋儒止云有儒者氣象與皮相何異至養虎一諫乃佐漢要著而訾以不義宋之終于不振豈盡小人之罪耶

蕭何

何治未央帝怒其壯麗此賢主監前車之思何言天子
四海爲家壯麗以重威自是識大體之論蓋天下既定
營建宮殿此非亭長作天子之居而子孫萬世帝王之
居也書生之見必引堯茅茨禹卑宮以相勸不知三代
後此等話都用不著使制度卑陋何以示尊何以傳後
至武帝而建章前殿高于未央則云壯麗亦自高帝言
之耳且取名未央寓意深遠而題額至覃思三月懸之
而觀者如流豈俗人所及起身小吏而識度淵宏規模
廣大卓絕一世樹元勳都上相榮貴已極乃爲家而不
治垣屋高之則幾于不變塞而卑之不失爲遺之以安
乃嘗之以分家國爲二陋矣

周勃

周勃入軍中令曰爲劉者左袒爲呂右袒此應急妙著
當時呂氏專政諸呂用事天下其忿而軍中之人素統
于呂祿或脅于勢不得不從然其心無不爲劉可揣而
知也當初入軍一時無以自白而人情不能無疑呼吸
閒或變生不測人各有袒一轉移而萬心盡白卽呂氏
不無一二心腹亦不敢不從眾而大事定矣勃雖厚重

少文而帝謂安劉必勃蓋有見於此所謂大智若愚者
宋儒謂此屬盡爲身謀冤矣

賈生

賈生王佐才也生逢漢文不世出之主有懷不吐更待
何時痛哭流涕激于忠憤非過也絳灌之徒害之罪在
絳灌於生何尤東坡遂謂非漢文不能用生生不能用
漢文魯哀視漢文奚若當其問政夫子舉平生所學倒
囊出之哀公用得幾何將謂夫子不能用哀公平東坡
亦嘗受神哲之知矣若能利用之何至終身坎壈也當夜
半前席帝自遜不如可謂知生矣知而不用君之過也
可謂能用生耶若必委蛇于絳灌之閒而求得志此職
國蘇張游說抵巇之術略又生所不屑矣然帝于生言
其已施用不用于身者亦用于他日其道行矣直不顯
身耳道行卽不顯何傷

漢四科取士

漢用四科取士立法最善孝廉賢良取德行茂才明經
取才學天下之俊傑盡收網羅中矣取德行人知砥厲
而風俗敦厚取才學人知學問而文章典雅風俗文章

兩漢最爲近古而後代罕儷以此自夫置名行取詞賦士始忽躬行而繡鞶輓天下從此無風俗又置詞賦取經藝士始輕博洽而鏤指冰天下從此無文章固宜追想漢法之善而東萊非之云業明經者志青紫對賢良者雜申韓陳湯茂才不奔父喪徐淑孝廉不逃冒年其有卓然不羣者幸耳是見一覆溺者而議乘舟見一銜楫者而非乘馬豈通論哉

漢武帝

漢武千古英雄主也其他不無可議至北征匈奴犁庭

夷固文編卷六

五十四明敵情

約圖刊本

掃穴真可謂雪恥酬百王者不但報平城之圍洗嫚書之辱而已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豈不欲鳴劔太原之北哉力不能也武帝承文景之後物力充士心附奮長駕遠馭之圖爲一勞永逸之計雖海內不無虛耗而享其利者百有餘年元成之際虺豶內蝕而豺狼弭耳誰力耶譏以窮黷過矣

卜式

余辯武帝之窮黷而又思卜式之賢漢當全盛受侮匈奴無論主臣不甘凡生我華夏俱應切齒式以牧羊致

富豈糞土其財者而願輸以助邊非誼切同仇者乎不然海內富人充溢露積不少帝且顯式以風何無聞風而起者而式且不願爲耶仍牧羊上林豈以財買官若商賈者爲耶及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猶是也惡者輒斥毋令敗羣蓋以牧諫也豈跛牂口吻殆五殺大夫之流矣至鹽鐵之不便平準之非體在廷諸臣盡結其舌式不惜苦口言之至拂主而不恤真不負御史大夫者史臣稱其質直而列之汲黯非過也公孫弘請罷築朔方翼倭獲忠諫名上令朱買臣難之輒謝鄙人不知其便質非百鍊遂化繞指方之於式黃鶴之與壤蟲乎胡致堂謂官旣尊矣始正言以邀名今之官者愈尊愈戀鉤憚金殫肯注之以瓦而批逆鱗乎卽以此邀名吾又唯恐人之不好名矣甚矣迂儒之好議論人也噫爲善者懼矣

公孫弘

公孫弘多詐布被非詐也弘家貧牧羊四十始就學六十而後達素與貧狎雖貴而布被脫粟不改其素弘之相業無足觀於茲取節焉可也史稱其俸祿皆以佐賓

客家無餘貲若在今日猶稱賢相謂其飾詐邀名過矣
三公布被何足起名哉然長孺非毀人者而嘗其詐因
其素也素詐者掩其誠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

揚子雲

子雲爲莽大夫朱子深誅之而有辨其誣者移之谷子
雲亦未然子雲清真淡泊漢儒自董子外罕有其儷而
汚于莽則所遭之不幸也易曰无妄行有眚其象曰上
窮也上九非有妄乃所遇之窮致眚莽之奸末路乃見
當其輔孺子人皆以爲周公及受禪人皆以爲舜禹當

東國文編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勸進四十八萬人豈盡無人心哉莽之狡僞誠深而
人不覺也子雲初不附莽而因循不去病在不知莽耳
時有知莽者皆局外之人也荆公詩云周公恐懼流言
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忠僞有誰
知知莽者於其敗而仕莽者於其初不無可原之情矣

馬伏波

伏波以晚成之大才遭逢應運之明主有身當致有力
當竭身致力竭死賢于生馬革裹屍信是烈丈夫難忘
胡致堂以馬婦譏冤哉蓋緣其委頓軍中且謗招惹故

故發此論不知死於邊野正酬夙志而萋斐論訛聖賢不免於伏波何損豪傑士自鑑甚明必無輕許如孔明亦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卒踐初盟伏波武侯後先輝映千載寡儔詎可輕議且馮婦搏虎改而從善仍以不善終故開笑端而擬之伏波亦大不倫矣

黨錮諸賢

東漢之季徐孺子避世郭林宗玩世皆得令終固是一
道議者嘉其保身之哲而致訾黨錮諸賢以標榜取禍
過矣有道之世以名舉賢而名高者先拔無道之世以

東園文編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嫉賢而名高者先挫名高者其行端方其議論嚴正
名教所最倚賴而奸邪所最不便故受禍最酷木秀風
摧者出湍裁無足怪者如范孟博李元禮輩真疾風之
勁草烈火之精金其毗翼世教固徐郭之所不逮而東
漢風俗遂高千古何可少也若因被禍而譬之則竹林
中沈湎傷教者雖幸偷生豈足述耶爲此說者毀姘節
而獎脂韋必周容鄉原波流茅靡不足齒之儉也余生
也晚不勝西方美人之思

陶元亮三則

人情好色情易蕩而節之以禮聖賢不過如此元亮閒情賦寓意有在非采唐漚麻之倫卽順文作解則所云欲自往而結誓懼冒禮之爲愆此便是好色而不淫無媿風雅梁昭明議爲白璧之瑕宜其取譏于東坡

昭明作靖節傳其令彭澤也旣不以家累自隨矣公田種秫妻子與爭不矛盾况歸去辭自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計歸以仲冬月何嘗值播種之期而好事者作此譚語昭明不察而收之靖節幾爲癡人矣

靖節詩應盡卽須盡無復獨疑慮死生大矣而超脫如

東園文編卷六

九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此黃面瞿曇踞蒲面壁未便能至遠公戒律精嚴止可拘束宗雷輩靖節海鶴孤鶩寧受其縛所以攢眉而去託辭于酒亦見飲酒無妨作佛耳世以爲實然視靖節何淺也

王仲淹

仲淹所著文中子議論醇正甚多名語固儒流之英傑也獨其續詩書論禮贊易不免優孟先師今其書不傳瑕瑜固難臆斷然說詩猶存緒論頗不謬聖人余嘗謂刪後未嘗無詩而苦無孔子使仲淹續詩果不戾二百

之旨何妨並存於世而宋儒誅以僭王不太刻耶今人賦詩作字一語一筆似古人咸贊爲佳獨聖人不許倣倣何也朱子綱目擬春秋溫公潛虛擬易何以不云僭乎皮曰休唐高人也自稱閒氣布衣及舉進士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言曰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聖人之賊也請廢莊列而主孟子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享太學其言曰孟子荀卿輔翼孔道以至於文中子其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韓愈乎皮之尊孟千古卓識豈其誤于韓愈況

東園文編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愈而推及文中則其稱重于唐業有定論矣自宋儒一筆抹殺之而聲價遂減豈不可惜唐初諸名臣皆其門人疑爲妝點仲淹歿而房杜諸公始顯諸公豈肯爲僭王之儒作門面乎

徐敬業

監賓王附

徐世勣佐唐開創之功不足贖其贊立武后之罪英國分封唐之酬其功不薄而終于族滅天之報其罪不輕且勣以立武氏殺唐子孫而乃孫敬業以誅武氏自覆其宗祀如種豆得豆天道之好還可畏也勣笑房杜辛

苦立門戶爲癡兒所破九原相值不更相笑哉遺命弟
弼子孫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先搗殺而後聞慮在敬
業也敬業自少佻健勤欲殺之乘其山中射獵四面發
火敬業剄馬腹自匿火過而出固其機巧亦天意也雖
然敬業之志氣不偷正其賢于乃祖者也武氏一淫婦
人篡唐祚于閨闈唐諸臣靡然從之舉朝皆其婢媵也
若無敬業仗義一舉天下人心盡死豈成世界耶吾謂
敬業此舉與狄懷英同功懷英復唐祚于旣亡而敬業
活人心於旣死不當以成敗論也豈敬業有蓋愆之思
耶駱賓王佐敬業起義討罪一檄寒北晨之膽醒取日
之夢誠有用文章非王楊輩所敢望也諸君爭先爭後
而未有推重義烏非孽語耶乃作史者書二君謀反伏
誅謬矣然野史記二君俱得亡去爲僧徐棲大孤駱棲
靈隱當亦不妄天佑義士固應不死併表而出之

盧懷慎

懷慎與姚崇同相裁決庶務一委於崇而貽譏伴食余
謂崇但才耳如慎休休有容人技若已得相之度爲相
者才易而度難也慎至病篤宋璟盧從愿訪焉執二人

手謂曰二君當出入爲藩輔聖上享國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因手疏薦宋廬諸人其爲國遠慮如此豈伴食者哉崇曾念及此乎想其平日薦引人才保全善類嘉謀嘉猷之入告必有陰自納忠不使人知者不然玄宗時方厲精必不使尸素之臣濫居鼎鉉矣

李北海

北海論書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似忌人而詛人非也學而似名不並傳非拙而何學而不似隨人步趨全無活法非死而何故孟之學孔不襲其詞魯男之學柳下盡失其故善學者得其意而已凡事盡然不止書學

韓退之

退之三上宰相書儒者至今訾之不知唐以詩賦取士不如後代糊名易書暗中摸索欲舉進士必須起名必藉援引其士大夫鮮不行囑託然明爲之爲薦賢非覓利也主文官鮮不通關節亦明爲之爲收名非徇私也士子懷瑾握瑜欲顯庸于當世必不能如有莘之待聘隆中之待顧而無因至前鮮不按劔故貢士至京必有

行卷徧投權貴卷軸填委至供闈媪脂燭之費如李固
言生子莊墅不習筭緣爲人所給投所業于右常侍冷
官干謁所不及者次年適知禮闈遂以固言爲狀頭又
如王維才子混優伶以干進而人不以爲譏蓋時使然
也退之雖上書而議論軒舉絕無伊優側媚之態此又
其拔出于流俗者宋人執所見而輕議昔人亦知尙論
者當論其世乎

鄭薰

鄭薰主試舉人中有顏標者誤認是魯公之後志在激

夷園文編卷六

三四明叢書
剞劂刊本

勸忠烈畀以狀頭無名子嘲以頭腦冬烘者是也余謂
所取雖誤然試官能不受關節而欲舉忠義之後以行
激勸其志意可謂夔出流俗矣今世有若人乎唐制每
年一舉收者少落者多無名子嘲謗每科有之不足爲
異但恐因而薄薰故表而出之

李長吉外兒

沈子明李長吉好友也謂賀且死授以所著詩歌四編
凡二百三十三首轉授杜牧序而傳之矣今集四卷又
外集一卷共二百七十二首溢于原數則原無散軼傳

稱有著隨棄亦什百之一耳投入他囊者無恙也稗編謂外兄投瀾其出于妬婦之口耶奈何使外兄受誣併爲一雪

程伊川

伊川出朝各官邀往某家飲茶觀畫而伊川云不飲茶不觀畫蓋以師道自處耶亦近于固矣然此等人世閒自不可少蓋規矩繩墨聖賢約束天下之具達者無害於圓通拘者不妨于固執圓通者原非廢棄繩墨而固執者不失爲謹守繩墨繩墨內防閑得許多人在而今人動相姍笑必決裂之爲快蓋濫觴于莊周橫流于竹林諸人至宋來稍就約束而近又濶倒于李秃翁乃復有推而助之者眞亂道也

楊龜山

龜山應蔡京之薦論者病之余謂顧其人自視何如耳恐澆則勿往自信弗能澆何必不往龜山以道進以道退進不阿京之意退不受京之制不磷不緇依然孔氏家法也奚累于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闕道等三公人品卓絕而或疑其佞佛余謂卽佞佛豈
遂減其品哉且佛何嘗無益於人顧用之何若耳如人
養身用梁肉其常也至于病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
甚有用烏附者佛教雖非梁肉豈遂比於烏附取其能
愈病有益吾身而已三公皆儒而用佛非用于佛者也
夫用佛與用於佛固不可同日而道也

陳無己

潘榮不知何許人其通鑑總論有可笑者明燭達旦在
雲長直細事而以爲大節陳無己卻貪人之衣所謂見
不善如探湯不意詩人有此大節而以爲細事且上下
千餘載品隲賢奸可卸車載而摺摭瑣細至此取陳三
以偶雲長又大不倫非凜語耶余謂獎明燭爲大節視
雲長太輕鄙卻衣爲細事屈無己太甚

王陽明二則

狄梁公並立污朝比肩淫嬖而取日之功歸焉世無異
議原其心也陽明起兵擒宸濠功伐茂著而當時噴有
煩言豈非以宸濠有王守仁亦可一語耶宸濠懷異志
廣交結新建負重名平日通問亦或有之陽明有心人

漫相酬應亦不爲損鷺鳥將擊必戢其翼但問歲晏何如耳若必與爲異犯其所忌身且不保何能立功余昔年過江右與一文士談謂新建騎屋脊者言懷二心也夫宸濠必敗庸人知之況陽明耶梁公明明事周而反周之功又出他人之手使在今日當何如議之何梁公爲于唐者易而陽明爲于今者難則世道人心異也蓋先忤而後合殊塗而同歸時論所不許也若之何不掣英雄之肘而灰志士之心耶

崔後渠議文成爲霸儒似亦非過然不可以此薄文成

夷困文編

卷六

十六國明族書

約國刊本

也亦氣運使然蓋道極則敝運極則轉桓文非不欲行王道文成非不欲爲醇儒而隨時圓轉亦豪傑之作用也夫子大管仲之功邵子列霸王之後不爲無意世儒辨別王霸而治必純王學必醇儒恐治效反媿桓文而事業反出文成之下此可與知者道也

余坐任莫控無可告語每憶古人更有甚者以自寬也懸想所及有跡涉不遑而情可原或成敗論人而輟筆喙輒辨數語暇日覆覽殊爲昔人快之昔人何知祇自快耳白人之冤與自己之冤無差別也惜騰書少睹記有限疑歸而徧蒐往籍盡抒幽憤并採前賢論著其辯枉相類者采綴彙爲一編名曰千古洗冤錄與宇內同快而衰頹之人去涪遂廢止此二十餘則錄存集中併志鄭懷以俟平反巨筆

題跋

讀周禮

余讀周禮歎聖人用心之密也自方位國野之大至蠶
蠶葛茶之微無一非精神所到而料理各得其所蓋此
書與大學一經相表裏皆帝王歷代相傳之矩大學括
其綱而此書條其目也故大學用功始于格物周官三
百六十考其所職爲物詳矣格以格乎此也格物以致
吾知見天地民物纖悉皆我此關一透藩籬盡撤則意
可誠心可正自身而家而國與天下其所經營無兩物
也入門下手卽撮合天地民物以爲功而始終以之全
體大用雙修並到此吾儒之學所以爲大也豈閉關而
壁空談心性者所能幾不謂佛爲異端不可世儒剽佛
語以自珍至格物強作別解何其謬耶蓋格物而不致
知驚博溺心者也俗儒也致知而不格物不學則殆者也
佛氏也格物致知一齊用力一齊兼到明明德于天下
者也大人之學也

讀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五百卷譌謬既多複踏不少蓋宋太平興國

開李昉等奉上命編御覽又編此書已奉詔鏤行謂非
後學所急收板藏太清樓故傳於世者尠至國朝嘉靖
丙寅談中丞愷得是書始爲較讎定其字義而近乃鏤
於坊間射利者之手宜亥豕之多也且編纂皆降王諸
臣或宣怨言太宗不靳華館厚餼借此以廢之豈能遂
消其佗僚既成御覽心倦興闌乃拾溝斷之餘分曹彙
輯潦草成編以復上命而莫爲總裁通互考訂故複者
莫芟舛者莫理其既鏤而復藏正恐閱者之議其後也
當時已束之高閣而崇文總目不載奚怪焉然自唐以

前稗官小說無慮數百家藪括其中見他書者閒多割
裂而此書所收俱錄全文且於唐事更詳或可備正史
之闕則時代近而諸家著述尙存故也今稽引用書目
銷亡大半則是書何可不傳哉學士家有能正其謬汰
其複釐其舛用善板鏤行亦一種快書也

書冤辯後

嗟乎事至此無容辯矣夫誰使我至此極也非盡問官
意也非盡臬司意也按臺之中飭嚴雖知其冤不敢開
也又非盡按臺意也入告之左契殺雖未保其無冤不

敢使人聞也然則安從辯也將伏肺石而陳乎不能將
叩貴官而控乎無益祇是剖我幅臆質之涪人標我本
來面目而已余與涪民處有日矣有一語欺人否有一
事刺民否陋規盡洗關防極嚴涪所知也爰書具在一
以爲不簡事可指乎一以爲吸民膏吸有徵乎涪有口
在雖婦孺知其否也然則何必辯且辯于涪也蓋涪知
之涪以外不必知也且涪人稱余冤止謂素不貪豈應
至此然不見參款不悉冤狀故先揭款單于通衢以聽
輿評而三日後歷引涪事爲辯出而與之相印此得粉
飾一言乎辯與評合而後可信于涪而後可信于涪以
外則安得不辯且辯于涪也嗟乎自愛其鼎珍護有年
一旦裂缺寧比墮甌不一掉頭視豈情哉初聞絃議不
晰所繇伏而自省祇是糧羨尙留餘律他無可恨卽對
下人對上官俱作此語及閱款果然列羨于首餘悉象
罔語矣糧羨固功令所禁也而犯之誠罪也試問川蜀
百十州縣有不染指者耶有止取五分者耶非敢借人
以自蓋也又非官盡貪也薪俸無幾耳官無公費祇馬
半以充餉陋規無復可存堪動銀不時檄取仕者非能

家挾帑而術黠金也諉之不能盡革勢也唯是取有巧拙數有多寡而廉貪判於此矣余令宿遷兩年永福五年俱盡革之其縣頗有公費祇馬全給且不攜家故寡入而足此不可律之他人又不可律之涪也涪固繁費又丁多事故未及盡革也獨此一端而組織煅煉當之誠巨而實以多贓冤哉冤哉且贓從何辦也若眞貪者其人多途諉直細事耳故糾貪者多不及及亦不列爲首列爲首而其人可槩見也貧家款客先薦脫粟知無他品膳矣參余者十三款諉之外何多品也計諸款而

州官所職所行無不在而職所本無行所未有又居半矣有一事輒有一贓有此奇貪耶然又何以無一枉法事耶最可異者革糧書之紅銀而許以得紅銀少準詞狀致興民謠而許以濫準濫罰罰贖充積穀外有餘誰曾報官而許以不報入已涪之工食皆鄉宦包領原無可扣而許以扣工食大斗收小斗散倉吏或有之而助餉之米徑交船報數原不再量而許以大收小散行戶貨物從來現買而許以久不給買甚之無京債而捏京債鹽稅無禁彭而捏禁彭此可以欺朝廷而不可欺百

姓者也余是以揭款通衢而涪人無不唾罵舍沙欲食其肉也且糧羨紅銀猶在平時若夫助餉買餉馬戶幫貼勇兵工食此何時事耶賊破夔城擄出萬距涪百餘里警報壘至州民如沸湯竄者禁之不止與阜匿妻子而孤從此何時哉余亟集州中父老子弟歃血關祠咸以誠信激以忠義誓以死守讀余誓詞至生爲涪官死爲涪鬼語無不泣下當是時七尺非我有已付涪州一塊土矣慷慨赴死與從容就利並行有此奇人奇想乎哉且不貪則已貪則何有於二百京債至借糧久而不還此又其最矛盾者明者覽款條而冤已晰其大都已又聞蝮棍造款四十五日而後發吹毛洗垢不遺餘力若有疵癥纖悉畢露矣而止糧羨有據則生平人品已見一斑疵窮而憑虛責有載兜一車盲弋張弧無辜而至此極也或曰非獨蝮棍罪也有主使之者未之或知也然豈終無天道耶

青鏞案鄧志本傳天啓六年遷知涪州流賊破夔距涪僅三舍集眾死守賊不敢犯是偶翁大有造於涪矣今讀書冤辨後謂不見參款不悉冤狀又云參余者十三款羨之外何多品也蓋當時官無公費不得不藉糧羨爲挹注然繩以法則可罪故曰祇是糧羨他無可恨亦見偶翁之不欺矣

雜記

韓良胤

流賊報退下石者差急足柳陞王士雄至州訪余過惡陞與州民韓良胤契厚故二役首投其家密以相託胤驚曰王州主清正官也卽如流賊報急州主盟眾死守得保無虞何忍陷之公等有委命不可違但胤不能效勞卽呼其子山見曰胤止此八歲兒冀其長大不敢作昧心絕種事請辭遂送出下鄉避去二役乃投巨慙席廷顯孔道父子匿之家偕其黨陳治臬趙志遠與衙蟲

夷國文編

卷六

三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廖應時日夜蒐剔秉筆者亦其黨吳光漢彭長年越一月良胤回家而造謗者猶未就又越十餘日二役再赴胤家借密室鈔謄蓋每款將小零紙作蠅頭書團成小塊鈔畢乃去愬忙遺下幾塊胤與兄良泗拾觀一款乃良泗家事牽許在內而的知款所自來徑持原稿赴廷顯家喊叫地方許以造訪廷顯畏伏立約許以削去而州人稍稍聞之如余籲神詞所詢得三事皆從此逗漏大綱是而曲折非也余於衙役無私人故無報者蓋良泗先嘗被盜不但劫財且傷人恨甚一日審畢發監良

泗殿盜死者四人內有未成招者余詳守道已批發簡而隨受門生之囑授意曲爲開釋而參款無之乃其削去者也若此款在問官早引枉法律擬戍矣

胡遵道

丙子正月將赴勘成都有馬戶胡遵道亦在證中被提卽往韓良泗家詢得造款來歷臨行偕牽累者三十餘人共祖于關帝廟遵道號于眾曰諸君亦知王州主所以致此乎因具言之且云州主接踵壞官至今而六矣陰爲媒孽盡屬此輩如某某猶有隙可乘如某與今州

東園文編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何疵可指乎此輩不掃則州主不安而良民亦不安我輩今冒飢寒涉巖險奔馳千里誰實爲之我願捐軀滅賊公等從我乎三十人躍然曰敢不從命遵道袖中出一詞示眾僉曰善遵道曰我輩卽以今日盟于帝先進一紙于本州存案茲將赴審逢府告府逢道告道院司亦然期脫州主于阱此我輩更生之辰也僉應曰諾歃血誓訖隨赴署州江大尹進詞存案啓行至府緣人行前後不齊而止至臬司人始齊矣點名訖遵道約眾登臺進詞隨者止五人耳臬司見名多人少叱去不閱

遵道憤謂眾曰諸君婦人耳我當獨身肩之出而止用己名告藩司案院俱不準隨告都院準矣而未及行然茲事按院爲政雖行無益于余然遵道之義氣足嘉也

庖人 司差附

余賊不能完催差三至矣後至者犒銀五錢其人曰犒數太少然聞太爺清官不敢求多矣家僮問何以知之曰我寓所對門開某鋪者言之至引家口爲太爺矢誓故知其不欺也余怪之遣家僮訪其人則素治庖嘗奉州差上府偶與門子爭言門子譖稟庖人匿肉余不聽

夷困文編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感而思報耳余不聽譖本極細事而其人知感司差本爲利來而知爲清官遂不需索皆超于流俗者余亦感之故記于此而以失其名爲惜

涪俗薄惡如右所記豈得不以好人稱之故昔賢戒說無好人諒哉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